

低俗小说

文 / 〔美国〕昆廷·塔伦蒂诺

译 / 杜紫微

1. 内景 咖啡店——早上

洛杉矶一家普通的邓氏咖啡店，有着教堂一样的尖屋顶。早上九点来钟。尽管店里不太拥挤，也有不少人。他们或喝咖啡，或嚼熏肉，或吃煎蛋。

人群中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说话带点儿职业工人的英国口音，而且像他的同胞一样，没命地、毫无节制地吸着烟。

说不清姑娘来自何处，多大年龄，因为从她自相矛盾的举止无法判断。他俩坐在同一个隔间里，交谈的语速飞快。

小伙子：不，别提它，那太冒险。整天做那种破事我烦透了。

姑娘：你总那么说，每次都一样：“再也不干了，我烦透了，太危险了。”

小伙子：我知道我爱那样说，我也一贯正确，但是——

姑娘：——但是不出一两天你就忘得一干二净——

小伙子：——哦，健忘是过去的事了，现在长记性了。

姑娘：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知道听起来你像什么吗？

小伙子：我听起来像一个他妈的明智的人，不是吗。

姑娘：你听起来像一只鸭子。（模仿鸭

子叫）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小伙子：哦，相信我，你不会再听到那种话了。因为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了，你再也不会听到我叫唤为什么不想冒险了。

姑娘：等过了今晚吧。

这对男女大笑起来，笑声稍停，又响起来——

小伙子（面带笑容）：对。我一整夜都在呱呱。

一名女招待端着咖啡壶走过来——

女招待：哪位要加咖啡？

姑娘：哦，来点，谢谢。

女招待给姑娘添咖啡。小伙子又点了一支烟。

小伙子：我考虑好了。

女招待走开。小伙子深吸一口烟。姑娘往咖啡里加了些奶和糖。

小伙子回到刚才的话题——

小伙子：我说的是那种方式：这样冒险无异于抢银行。甚至风险更大。抢银行倒容易些！碰到抢劫，联邦银行根本不管。他们投保了，还在乎什么抢劫？要是抢劫联邦银行，可能连枪都不需要带。我听说有个家伙，拿着手机走进联邦银行，把手机递给出纳员，另一个人在手机里对出纳员说：“这个人的小女儿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们不把所有

的钱都给他,我们就杀了那女孩。”

姑娘:这招灵吗?

小伙子:超级灵验,这才是我要说的!

一个笨蛋拿着电话走进银行,不是拿着手枪,也不是拿着猎枪,而是拿着他妈的一个破电话,银行被席卷一空,而他竟没有费吹灰之力。

姑娘:他们伤害小女孩了吗?

小伙子:不知道。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女孩——这件事的关键不是小女孩。这件事的关键是他们用电话机抢了银行。

姑娘:你想抢银行?

小伙子:我不是说我想抢银行,我只是想说明,如果我们那么干,可比现在的活儿容易。

姑娘:那你不想抢银行?

小伙子:不想,抢银行的都是一个下场,不是死掉就是蹲20年大牢。

姑娘:也不再抢卖酒的店铺了?

小伙子:我说到哪儿啦?噢,不——再——抢——酒——铺——了。抢酒铺没有原来那么好玩了。太多外国人开这种店。越南人,朝鲜人,他们根本不懂英语。你告诉他们:“倒空收银机。”可他们根本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他们使抢劫过于针对个人。再干下去,没准儿就得动手杀人。

姑娘:我可不想杀人。

小伙子:我也不想杀谁,但是他们可能使我们的处境很被动。如果不是黄种人,是些犹太人,这店已开了他妈的十五代,安排个老爷爷坐在柜台后,拿着个大酒瓶子。你试试看,除了手机什么都不拿,走进这样一家店,看看能干到哪一步。去他妈的,别想了,鬼才继续干这事。

姑娘:噢,还剩什么可干的,找工作?

小伙子(笑):不找工作。

姑娘:那你要干什么?

他大声招呼女招待——

小伙子:加森!咖啡!

他的目光转向自己的女伴。

小伙子:这儿。

女招待走过来,给他添了些咖啡。

女招待有点儿烦,因为“加森”是对男招待的称呼。

她离开。

姑娘:这儿?这是家咖啡店。

小伙子:那又怎么样?从来没人抢过饭馆,为什么不抢?酒吧,酒铺子,加油站,想掉脑袋了就去抢它一家。饭馆却不一样,很容易得手。他们从未想过会被抢劫,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姑娘(出主意):我打赌,在这种地方抢劫一定会减少你的英雄感。

小伙子:说的对。就像银行,这些地方都投保了。经理不会找事,他们只想在你冲顾客开枪前把你打发出门去。侍者,可以忽略,他们不会为了收银机吃枪子。杂务工,有的还是湿背人,一小时才挣一块五,早就想整整他们老板了。顾客会坐在位子上,嘴里塞满吃的,不知该怎么办。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吃丹华煎蛋,这一分钟就被人用枪顶在脸上。

姑娘很显然接受了这主意。小伙子继续小声地说着——

小伙子:知道吗,上次抢酒铺子时,我想到一个新招。还记得那些不断进来的顾客吗?

姑娘:记得。

小伙子:然后你想到拿走所有人的钱包。

姑娘:没错。

小伙子:那是个好主意。

姑娘:过奖。

小伙子:那次我们从钱包里得到的钱可

比收银机里的多。

姑娘：确实是。

小伙子：有很多人来饭馆。

姑娘：有很多钱包。

小伙子：妙极了，不是吗？

姑娘怀着这种新想法环视餐馆。她看到顾客们不是在吃东西，就是沉溺在交谈中。疲倦的侍者，听命而行。杂务工敷衍塞责地收拾着盘子。经理正对厨师抱怨着什么。一抹儿微笑展露在姑娘的脸上。

姑娘：妙极了。我准备好了，行动吧，就在这儿，马上开始。

小伙子：记住，跟以前一样，你控制人群，我控制雇员。

姑娘：明白。

他们各掏出一支点 32 口径的手枪，放到桌上。他们互相注视着——

姑娘：我爱你，南瓜仔。

小伙子：我爱你，小兔子。

说完，南瓜仔和小兔子抓起枪，站起来，开始抢劫。南瓜仔是个具有控制力的训练有素的劫匪。小兔子则是个镇静的盗贼，又像个精神变态狂一样，一触即发。

南瓜仔（冲所有人吼叫）：大家冷静，这是抢劫！

小兔子：任何人都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统统杀掉！听明白了？（切换）

演职员名单和片名字幕。

2. 内景 74 型雪佛兰汽车（行驶中）——早上

一辆汽车沿着好莱坞一条流浪汉聚居的街道行驶，这是辆旧的 1974 年的白色雪佛兰新星，耗油量，脏兮兮的。前座坐着两个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都穿着廉价的黑色西装，系浅黑色领带，外罩绿色长风衣。他们一个叫文森特·维加（白人），一个叫朱尔斯·温菲尔德（黑人）。朱尔斯驾

驶汽车。

朱尔斯：——嘿，给我讲讲毒品酒吧的事？

文森特：你想听点儿什么？

朱尔斯：哦，毒品在那儿是合法的，是吗？

文森特：是，是合法的，不过不是百分之百的合法。就是说不能随便到饭馆里，卷支麻醉烟，吞云吐雾。只允许在自己家里或者指定的场所吸毒。

朱尔斯：是指毒品酒吧吗？

文森特：对，细说起来是这样：买毒品是合法的，拥有毒品也是合法的，如果你是毒品酒吧的主人，那么你卖毒品也是合法的。携带毒品也是合法的，这倒无关紧要——我是说携带毒品——因为警察要是为这事拦住你，进行搜查，那就是违法。阿姆斯特丹的警察没有这项权利。

朱尔斯：真过瘾，我一定要去好好享受一番。

文森特：你会有深刻体会的。不过，你知道什么是欧洲最有趣的事吗？

朱尔斯：什么？

文森特：就是那一点点的差异。很多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这样的场所得到的，他们在那样的场所得到的，但是在那样的场所得到的又有点儿不同。

朱尔斯：比如说？

文森特：在阿姆斯特丹，可以在电影院里买到啤酒。我说的不是那种用纸杯装的。他们给你用玻璃杯装的啤酒，像在酒吧里一样。在巴黎，麦当劳也卖啤酒。还有，你知道在巴黎他们怎么叫四分之一磅芝士汉堡吗？

朱尔斯：他们不说“四分之一磅”吗？

文森特：不，他们那儿用十进制，他们不知道四分之一磅是他妈的什么东西。

朱尔斯:他们说什么?

文森特:“大芝士汉堡”。

朱尔斯(重复):“大芝士汉堡”。他们怎么叫巨无霸?

文森特:巨无霸就是巨无霸。

朱尔斯:特大汉堡他们怎么说?

文森特:不知道,我没研究过特大汉堡。但是在荷兰吃炸薯条,你知道他们用什么代替番茄酱吗?

朱尔斯:什么?

文森特:蛋黄酱。

朱尔斯:我的天!

文森特:我看到他们这么吃。而且不是放在盘子边上蘸着吃,而是把薯条浸在蛋黄酱里。

朱尔斯:啧啧啧!

3 内景 雪佛兰(后备箱)一早上

雪佛兰的后备箱敞开着,朱尔斯和文森特伸手进去,拿出两支点45口径的自动手枪,装上子弹,打开保险。

朱尔斯:这种行动我们应该配备长枪。

文森特:上面有多少人?

朱尔斯:三个或者四个。

文森特:算上我们的人?

朱尔斯:我不敢肯定。

文森特:那么可能有五个人在上面?

朱尔斯:有可能。

文森特:我们真他妈该配长枪。

他们关上后备箱。(切换)

4 外景 公寓楼前的空地一早上

文森特和朱尔斯穿过楼前的空地,他们穿的长风衣几乎拖到地上。这儿看起来像是西班牙庄园建筑风格的好莱坞公寓楼。

摄影机与他们并行,跟踪拍摄。

文森特:她叫什么名字?

朱尔斯:米亚。

文森特:马塞勒斯和她怎么认识的?

朱尔斯:不知道,随便怎么就认识了。

她过去是演员。

文森特:她演过哪些我可能看过的片子吗?

朱尔斯:我想她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在一个试播节目里。

文森特:试播节目是什么?

朱尔斯:你知道电视上的节目吧?

文森特:我不看电视。

朱尔斯:哦,那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视机,人们在那上面播放节目吧?

文森特:知道。

朱尔斯:那好,他们在电视上播放节目时要进行选择,方法是先做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试播节目。他们把试播节目放给那些负责挑选节目的人看,这些人根据试播节目的好坏来决定是否继续制作下去。被选中的试播节目就成了电视节目,没被选中的就什么都不是。她演的那个就什么都不是了。

他们进入了公寓楼

5 内景 接待区(公寓楼)一早上

文森特和朱尔斯走过接待区,等待电梯。

朱尔斯:还记得安特万·罗卡莫拉吗?黑人和萨摩亚人的混血儿,大家都叫他“讨厌鬼洛奇”。

文森特:好像记得,是不是个胖子?

朱尔斯:我才不会叫这哥们儿胖子呢。他的体重是有点儿问题,但是和黑人无关,他是萨摩亚人。

文森特:我明白你的意思,他怎么了?

朱尔斯:马塞勒斯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谣传是因为马塞勒斯·华莱士的太太。

电梯门开了,两人走进电梯。

6 内景 电梯一早上

文森特:他干了什么?和她有染?

朱尔斯:不不不……决不是那回事。

文森特:那究竟是什么?

朱尔斯:他给她做足底按摩。

文森特:足底按摩?

朱尔斯(点点头):对。

文森特:就那么简单?

朱尔斯(点点头):对。

文森特:马塞勒斯对他干了什么?

朱尔斯:派了几个人到他的住处。他们把他带到公寓楼的露台上,从那儿把他扔了下去。那黑鬼从四层楼上跌下去。楼下有个花园,是有玻璃窗做顶棚的,有点儿像个温室——那黑鬼掉到里面去了。从那以后,他就变得有点儿口吃了。

电梯门打开,朱尔斯和文森特走出来。

文森特:真是一大耻辱。

7. 内景 公寓楼走廊一早上

文森特和朱尔斯在走廊疾步前行,摄影机固定在他们前方拍摄。

文森特:玩火,小心烧到自己。

朱尔斯:什么意思?

文森特:你不会打算帮马塞勒斯·华莱士的新太太按摩吧?

朱尔斯:你不认为他神经过敏吗?

文森特:安特万很可能没想到马塞勒斯会那样做,但是他应该想到,那样做一定会有反应的。

朱尔斯:那只是足底按摩,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给我妈妈做足底按摩。

文森特:那也是用亲密的方式触摸马塞勒斯·华莱士的新太太。和跟她口交有什么区别——没区别,差不多一回事。

朱尔斯打断文森特的话——

朱尔斯:噢……噢……噢……就此打住。口交和足底按摩根本是他妈的两回事。

文森特:不是一回事,那也和一回事差不多。

朱尔斯:根本是两回事。可能你的按摩方式与我不同,但是,把手放在他太太的脚上和把舌头放进销魂处是两回事,用的部位不同,焦点也不一样。足底按摩就是足底按摩。

文森特:你给别人做过足底按摩吗?

朱尔斯:别对我大谈足底按摩——这方面我是专家。

文森特:给很多人做过?

朱尔斯:当然。我的技术可算一流。

文森特:你给男人按摩过脚吗?

朱尔斯看了他好大一会儿——眼神中有种被冤枉的感觉——

朱尔斯:去你的。

他继续沿走廊往前走。文森特面带笑容,稍稍落在他的后面。

文森特:经常给他们按摩?

朱尔斯:去你的。

文森特:你能给我做足底按摩吗——我有点儿累了。

朱尔斯:好了,别说了,再说我可不耐烦了——我们到了。

两人站在标着49号的那扇门前,低声交谈——

朱尔斯:几点了?

文森特(看自己的表):早上7点22分。

朱尔斯:还不到点,先等会儿吧。

他们走到离那扇门不远的地方,面对面地,继续低声交谈——

朱尔斯:听我说,恰恰因为我会给别人按摩,所以决不能认为马塞勒斯把安特万扔下楼是对的,还他妈的害得他口吃。那样做没道理。谁他妈敢这么对我,趁早打消念头,我会宰了他。

文森特:我并没说他是正确的,只是你非得说足底按摩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可不那么认为。我给很多女人做过很多按摩,总有什

么事发生的。我们以为按摩没什么大不了，但它总会惹出些什么事来。事情就是这样。大家都绝口不提那回事，但你知她知，他妈的马塞勒斯也知道，艾华应该知道的更清楚。那是他太太，不能拿这事开玩笑的。

朱尔斯：真令人费解，来吧，办正经事了。

文森特：再说一遍她的名字？

朱尔斯：米亚。为什么对老大的太太那么感兴趣？

文森特：喔，马塞勒斯要去佛罗里达，他不在的这几天，想让我照顾一下米亚。

朱尔斯：照顾她？

朱尔斯摸出枪来指着文森特的脑袋。

文森特：别乱想！只是带她四处散散心，别让她寂寞。

朱尔斯：你要带米亚·华莱士出去约会？

文森特：那不是什么约会。就像你和你朋友的太太看场电影什么的。就是……你知道的……做个伴儿。

朱尔斯盯着他看。

文森特：那不是约会。

朱尔斯还是盯着他看。

文森特：我可不想当坏小子。

朱尔斯摇摇头，自言自语——

朱尔斯：女人比岁月更能要人命。

文森特：说什么？

朱尔斯：没什么。干正事吧。

文森特：到底说什么？

朱尔斯：没说什么。该干活了。

文森特：别兜圈子了，你说了，说的什么？

朱尔斯（意指工作）：你想干这行吗？

文森特：我要你重复刚才的话。

朱尔斯：30秒后那门就会打开，保持镇静。

文森特：——我有准备——

朱尔斯：——去他妈的。别再想那些事情了，做出点儿久经沙场的样子来。

8 内景 公寓(49号房间)——早上

俯拍三个年轻男子坐在桌旁，桌上摆着汉堡包，炸薯条和苏打汽水。

其中一人扳动门上醒目的门闩，开门，门廊里的朱尔斯和文森特出现在面前。

朱尔斯：嘿，小朋友。

两人晃悠进来。

那三人不知所措，他们分别是——

马文，黑人，是他开的门。随着剧情的发展，他缩到了角落里。

罗杰，白皮肤金发男孩，梳着“群鸥”式的发型，还未开口说过话，坐在饭桌旁，拿着个劣质的大汉堡包。

布雷特，白人，衣着、外表像个预科生，头发吹得整整齐齐。

文森特和朱尔斯控制着局面，两人都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由朱尔斯问话——

朱尔斯：吃的怎么样？

没人回答。

朱尔斯（对布雷特）：问你们话呢。

布雷特：吃的不错。

趁朱尔斯和布雷特说着话，文森特向这三个年轻人的身后走去。

朱尔斯：知道我们是谁吗？

布雷特（摇摇头）：不知道。

朱尔斯：我们是你们的合伙人，马塞勒斯·华莱士的朋友，你们一定记得你们的合伙人，难道不是吗？

没人回答。

朱尔斯（对布雷特）：让我来大胆地猜猜：你是布雷特，对吗？

布雷特：我是布雷特。

朱尔斯：我猜你就是。那你一定记得你的合伙人马塞勒斯，不记得了吗，布雷特？

布雷特：记得。

朱尔斯:很好。看来我和文森特打扰你们吃早餐了,真抱歉。你在吃什么?

布雷特:汉堡包。

朱尔斯:汉堡包。集所有营养于一身的早餐。什么汉堡?

布雷特:芝士汉堡。

朱尔斯:不。我是说从哪儿买的?麦当劳,温迪,“盒中杰克”,哪儿买的?

布雷特:大“卡胡那”汉堡。

朱尔斯:大“卡胡那”汉堡。夏威夷集团的。我听说他们的汉堡味道不错,但从来没有吃过,味道怎么样?

布雷特:挺好吃的。

朱尔斯:是否介意我尝一个?

布雷特:不介意。

朱尔斯:这个是你的,对吗?

布雷特:对。

朱尔斯抓起一个汉堡包,咬了一口。

朱尔斯:呃……真是美味的汉堡。(对文森特)文森,你吃过大“卡胡那”汉堡吗?

文森特:没有。

朱尔斯接着吃汉堡。

朱尔斯:你一定想吃一口,确实很好吃。

文森特,我不饿。

朱尔斯:如果你喜欢吃汉堡,那可不能错过。我很少吃汉堡,因为我女友是素食者。这多少使我也成了素食者,不过我确实喜欢美味的汉堡。(对布雷特)你知道在法国怎么说四分之一磅芝士汉堡吗?

布雷特:不知道。

朱尔斯:告诉他,文森特。

文森特:大芝士汉堡。

朱尔斯:大芝士汉堡,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布雷特:因为那儿用十进制?

朱尔斯:你真见多识广,布雷特。你他妈挺聪明,说得对。是十进制。(指着一个

快餐饮料杯)里面是什么?

布雷特:雪碧。

朱尔斯:雪碧,不错,我想就着汉堡喝一口,介意吗?

布雷特:随便。

朱尔斯抓过杯子吸了一口。

朱尔斯:呃……真不错!(对罗杰)你,梳“群鸥”头的,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吗?

罗杰(点点头):知道。

朱尔斯:那你还不告诉我的同伴文森,你们把东西藏哪儿啦?

马文:在下面——

朱尔斯:——我记得不是问你。(对罗杰)在哪儿?

罗杰:在床下。

文森特走到床边,伸手到床下,拉出一个黑色公事包。

文森特:找到了。

文森特扳开两边的锁,打开箱子。我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但是看到从箱子里微微地放出光来。文森特紧盯看里面的东西,惊呆了。

朱尔斯:满意吗?

惊呆了的文森特没回答他。

朱尔斯:满意吗?

文森特(关上箱子):满意。

布雷特(对朱尔斯):对不起,怎么称呼你?我知道他叫文森特了,怎么称呼你?

朱尔斯:我的名字叫“深渊”,你别想从中逃脱。

布雷特: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们都知道了,那东西让我们和华莱士先生都很麻烦,我们当初参与了这件事,不过是怀着最美好的愿望的——

布雷特说这些时,朱尔斯掏出枪来,照罗杰胸部开了三枪,把他从座位上打飞。

文森特不经意地笑了笑。朱尔斯摆出

一副有气派的样子。

布雷特尿湿了裤子。他不哭,也不叫,但失魂落魄,仿佛被打中的是他。

朱尔斯(对布雷特):哦,对不起。打扰你了吧?我不是故意的。请继续。我听着你刚才在说什么“最美好的意愿。”

布雷特说不出一个字来。

朱尔斯:怎么了?哦,说完了。该我反驳了。能描述一下马塞勒斯·华莱士什么样子吗?

布雷特仍然说不出话来。

朱尔斯野蛮地掀翻桌子,扫除掉他和布雷特之间的惟一屏障。布雷特坐在孤零零的一把椅子上,面对着朱尔斯,像是个面对审判员的政治犯。

朱尔斯:你是哪个国家的?

布雷特(吓傻了):什么?

朱尔斯:我不知道有叫“什么”的国家!

“什么”国说英语吗?

布雷特(几乎崩溃):什么?

朱尔斯:说英语——他妈的——会——说——英语——吗?

布雷特:会。

朱尔斯:那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布雷特:知道。

朱尔斯:那你描述一下马塞勒斯·华莱士的样子!

布雷特(极度恐惧):什么?

朱尔斯把他的点45式自动枪管紧顶在布雷特的脸颊上。

朱尔斯:又说

“什么”!来,再说一遍“什么”!你他妈的胆敢再说一遍“什么”试试!

布雷特已经不能思考问题了。

朱尔斯:给我描述马塞勒斯·华莱士的样子!

布雷特在尽最大的努力——

布雷特:他是……他是……黑人——

朱尔斯:——继续!

布雷特:他是……他是……高个儿——

朱尔斯:——他的样子像婊子吗?

布雷特(不假思索):什么?

朱尔斯的目光投向文森特,文森特得意地笑了笑,朱尔斯收回目光,照布雷特的肩膀开了一枪。

布雷特尖叫着,在椅子上痉挛起来,抖成一团。

朱尔斯:他——的——样子——像——婊子——吗?

布雷特(痛苦地):不像。

朱尔斯:那你为什么想像操婊子一样操他?!

布雷特(痉挛着):我没有(声音渐弱)。

朱尔斯:你有,布雷特。你想操他。你读过《圣经》吗,布雷特?



布雷特(痉挛着):读过。

朱尔斯:里面有一篇我熟记在心,很符合现在的情境:伊西吉第25章第17节:正直者的道路被形形色色的自私鬼和暴徒包围。他有着仁慈的好心肠,是一个在黑暗山谷中的牧羊人。他虽诚恳,但他失去了他的弟兄,也失去了他的孩子。我只能用我的愤怒来还击那些毒害和毁灭我兄弟的人。你将会知道我就是神,当我的报复降临到你的身上。

两人同时向坐着的布雷特射击,直到打光枪膛。

一通扫射后,满是弹孔的尸身只挺立了片刻,就从椅子上栽倒下来。

一切复归平静。

缩在墙角里的马文嘴里咕咕啾啾地发出声音——

马文:天哪……天哪……一团糟……天哪,真残酷……

文森特(指着马文):你的朋友?

朱尔斯:对,马文——文森特——文森特——马文。

文森特:告诉他闭嘴,嘟嘟囔囔地让我紧张。

朱尔斯:马文,我要是你就闭嘴。

接着,浴室的门突然被撞开,冲出第四个人,年龄与其他那三个人相仿,手握一支银色的大家伙。

镜头向他推至中景。

第四者: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第四者手中的机关炮朝着文森特和朱尔斯轰隆隆一阵扫射,他大喊大叫,疯狂地复仇,直到子弹打光。

然后……他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我要报仇”变成了“莫名其妙”。

第四者:真不明白——

第四者被子弹打飞,甩出画面,一命呜呼。

画面中空无一人。(渐隐至全黑)

黑幕上现出标题字幕——

“文森特·维加和马塞勒斯·华莱士的太太”。(渐显)

9 中景—巴奇·库利奇

我们看到巴奇·库利奇,白人,26岁,职业拳击手。巴奇坐在桌旁,身穿红蓝相间的中学生式的运动夹克衫。对他说话的是银幕后的人——所有人的老板马塞勒斯·华莱士。这黑人说话的口气既像是匪徒又像是君王。

马塞勒斯(画外):我想你会发现——当这一切都结束时——我想你会发现你这混蛋在微笑。问题是,巴奇,现在你已有自己的能力,但是那能力不是永久的,这可能很痛苦。这是人生难以接受的事实,但这确实是你不得不面对的。这个圈子充满了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而且,即使你战功赫赫,那又怎样?冠军的分量轻如鸿毛。谁看中它?我怀疑你这冠军甚至连张信用卡都申请不到。

一只手推过一只装满钱的信封,信封摆在巴奇面前的桌子上。巴奇拿起信封。

马塞勒斯(画外):今晚的比赛,你可能会感到痛苦,因为你自尊心很强。他妈的自尊!你若是这样比赛的话,自尊只会令你痛苦,毫无益处。从现在起,一年以后,当你在加勒比海踢水玩的时候,你会说,“马塞勒斯是对的。”

巴奇:我从未怀疑过。

马塞勒斯(画外):你要在第五回合被击倒。

巴奇(点点头):知道。

马塞勒斯(画外):重复一遍!

巴奇:我要在第五回合被击倒。

(切入)

10 内景 轿车(行驶中)一白天

文森特 维加面色平静,驾驶一辆1964年产的樱桃色敞篷雪佛兰汽车。收音机里播放着乡村摇滚乐。背景是行进中路边的各种街景。

11 外景 萨利·勒鲁瓦酒吧一白天

萨利·勒鲁瓦酒吧是马塞勒斯拥有的一家大酒吧。

文森特的车驶入车位,停在一辆白色本田旁边。

文森特敲门。门没锁,推开门,见到屋里的人,一个穿戴整齐的小个子:英国人戴维。戴维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他是从鲍德温公园来的年轻黑人,在马塞勒斯手下经营几家俱乐部,萨利·勒鲁瓦是其中一家。

英国人戴维:文森特·维加,荷兰首府来的朋友,进来吧。

文森特走进门,提着那个黑色公文包——上一幕文森特和朱尔斯在公寓里找到的那个。英国人戴维对着镜头把门关上。

12 内景 萨利·勒鲁瓦酒吧一白天

白天,在这个钟点,酒吧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人。英国人戴维向吧台走去,文森特跟在后面。

文森特:大哥呢?

英国人戴维:他在那边处理业务。

从文森特的视点看去:

巴奇正跟一个背朝我们的大个子握手。大个子就是那个邪恶的从未露过面的马塞勒斯。

英国人戴维(画外):等他一会儿,等那白人走了,你就过去。我给你冲杯咖啡?

文森特:要淡一点儿的。

英国人戴维:就好。我听说你明天要和米亚约会?

文森特:是马塞勒斯的命令。

英国人戴维:你见过米亚?

文森特:还没有。

英国人戴维不经意地笑了笑。

文森特:有什么好笑的?

英国人戴维:没什么。

文森特:我不是白痴。她是大哥的太太。我只是坐在她对面,闭嘴吃东西,听她讲笑话,笑,就这些。

英国人戴维把倒好的咖啡放到文森特面前——

英国人戴维:我叫保罗,那是你们之间的事。

巴奇走到吧台旁边,挨着文森特。文森特正在喝咖啡。

巴奇(对英国人戴维):有红苹果牌香烟吗?

英国人戴维:过滤嘴的?

巴奇:不要。

巴奇等戴维拿烟来,文森特吸了口咖啡,注视着巴奇。巴奇回望文森特——

巴奇:有什么好看的,朋友?

文森特:我不是你的朋友,笨蛋拳击手。

巴奇被文森特的态度激怒——

巴奇:说什么?

文森特:我以为你听得很清楚呢。

巴奇转向文森特,这时——

马塞勒斯(画外):文森特·维加已经来了,到这儿来!

文森特步出画面,没再看巴奇。我们的镜头推向巴奇,画面中只剩他一人,看起来他准备好好教训一下那小子的无礼。

从巴奇的视点看去:

文森特紧紧拥抱并亲吻那个仍未露出面容的大个子马塞勒斯。

巴奇做出明智的判断:这混蛋是马塞勒斯的朋友,最好别跟他计较——起码现在。

英国人戴维(画外):一包红苹果,一块

五。

巴奇打断沉思。他付钱给英国人戴维，走出画面。(淡入)

13 内景 兰斯家(厨房)一晚上

镜头推向乔迪。

一眼看去就知道她是个追时髦的女人。她的两只耳朵上各穿了五个孔。她的嘴唇上，眼皮上，还有鼻子上也都穿了孔。

乔迪：……借给你吧。穿孔后会很好看的。

乔迪、文森特和一个叫特蕾迪的年轻女子坐在桌旁，这是在郊区一处住所的厨房里。文森特和她们同坐一桌，但文森特并未参与谈话。

特蕾迪：你知道他们怎么用那枪来穿耳朵吗？他们给你的乳头穿孔时用的不是那把枪吧？

乔迪：别提那枪。穿孔的美妙感觉全让那枪给破坏了。我身上所有的穿孔，一共 16 个，每个都是用针来穿的。每只耳朵各五个，左胸乳头一个，右边鼻孔一个，左眼睑一个，嘴唇一个，阴蒂一个。我舌头上带了羊眼圈。

文森特像是漫不经心，但他留意到最后一句话——

文森特(插嘴)：对不起，打断一下。我只是好奇，舌头上戴羊眼圈有什么用？

乔迪看看他，然后不屑地予以回答，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明显不过的事情——

乔迪：性感。有助于增加性感。

文森特从没想过这些，但他无法否认羊眼圈的作用。乔迪继续和特蕾迪的谈话，文森特则开始琢磨她刚才的话。

14 内景 兰斯的卧室一晚上

兰斯，快 30 岁的样子，一副粗野的外表，与他粗野的个性很相配。自成年以来他就一直卖毒品，从未有过正式职业，从未纳

过税，也从未被逮捕过。他穿了件“快车手”圆领衫，外面套一件红色法兰绒衬衫。

兰斯的床上摆着三包海洛因。

兰斯和文森特站在床边。

兰斯：这包货是从墨西哥来的，很不错。这一包有点儿不同，但也是好货。这个是从德国哈茨山脉运来的。头两种价钱一样，一盎司 45 块——对朋友的价格——但是这种(指着第三包)……贵一点儿。55 块。但你试试就知道钱没白花。前两种没问题。全是真货，绝对真货。但是这种非同小可。

文森特：别忘了，我可是刚从阿姆斯特丹回来。

兰斯：我是骗子？别忘了，你是在我家里。分得出好坏的那些白人，就认我这儿的货。妈的，阿姆斯特丹跟我有什么关系？

文森特：这么说太不够意思了。

兰斯：这不是阿姆斯特丹，文森。等着买的人到处都是。可卡因和迪斯科一样，早过时了。海洛因卷土重来。现在流行的都是 70 年代的潮流。海洛因卖的火着呢。

文森特掏出厚厚的一卷儿钱来——

文森特：给我三百块钱最好的那种。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再来买一千块钱的。

兰斯：希望到那时还有货。你觉的特蕾迪怎么样？她没有男朋友，留下来一起玩吧。

文森特：哪个是特蕾迪？整脸挂着东西的那个？

兰斯：不，那个是乔迪。是我太太。

文森特和兰斯咯咯笑起来。

文森特：我正要到别的地方去呢。约了人吃晚饭。改天再说？

兰斯：没问题。

文森特掏出工具箱(注射用具)。

文森特：不介意我在你这儿打针吧？

兰斯：请自便。

文森特: 谢谢。

文森特从盒子里取出注射器, 一边继续聊天, 一边打针。

兰斯: 还开你原来那辆车?

文森特: 你不知道它被人弄了?

兰斯: 怎么弄的?

文森特: 被人染花了。

兰斯: 哦, 真不幸。说说, 怎么回事。

文森特: 我整整把它存放了三年, 刚拿出来五天——五天, 就被那些他妈的混蛋弄花了。

兰斯: 真该杀。不用审判, 直接处决。

文森特边烧海洛因边说——

文森特: 我就盼着能抓到他们, 明白吗? 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抓到那混蛋。等抓到他,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兰斯: 你可不会去弄花别人的车。

特写镜头——针头——扎进文森特的静脉。

特写镜头——血——汇流进针管, 与海洛因混合在一起。

文森特大拇指的特写镜头——推下注射器。 (切入)

15. 外景 马塞勒斯·华莱士的家——晚上

文森特沿着马塞勒斯家门前的车道走过来。走到门口, 他听见屋里传出的音乐声, 一张便条贴在门上。他撕下便条。

特写镜头——便条——“嗨, 文森特, 我在换衣服。门没锁。先进来随便喝点儿饮料。 米亚”

文森特把纸条仔细叠好, 装进口袋, 若无其事地吸了口气, 然后, 转动门把手。

16. 内景 马塞勒斯·华莱士的家——晚上

文森特一走进屋, 门后的音乐就迎面扑来, 节奏强烈。文森特的手插在兜里, 随便踱着, 四下看了看老板的家。

文森特(喊道): 喂! 我来了!

我们听到开门的声音, 文森特寻声转过身去。

17. 内景 更衣室——晚上

我们看到放音乐的那个房间。前景是裸着背冲着我们的米亚·华莱士, 她正对着



门上的话筒对文森特讲话。门遮住了米亚，文森特看不到她。

米亚：文森特·维加？

文森特：我是文森特，是米亚吗？

米亚：是我，很高兴见到你。我还在换衣服。酒吧在你左边，走过厨房就是。先喝一杯，在起居室坐坐，我马上就来。

文森特：别着急。

米亚关上门。镜头在她尚未完全转过身让我们看清她的面目之前……切回到文森特。

文森特站在原地，被乐声环绕，文森特盯着紧闭的门。镜头缓缓地向着门推近。

缓缓地从中景推至文森特的特写，他一直在琢磨门那边是什么。

定格特写镜头，文森特走出画面，不再追究门那边的事。

文森特走向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

伴随着音乐，来回穿插米亚和文森特的镜头。

米亚从衣橱中取出事先选定的衣服。

文森特端着酒向起居室走去。

米亚背对镜头，穿着漂亮的衣服，站在镜前。镜头向她推进，仍看不到她的脸。

特写——米亚的照片——挂在起居室的墙上，照片上的米亚斜卧在沙发上，非常性感。

从较高的角度拍摄文森特——他正仰着头看照片。

特写——米亚用信用卡把梳妆台上的可卡因分割成条状。

文森特坐在一张舒适的棉布罩沙发上。

特写——米亚的鼻子——吸一张百元钞票上分割成条状的可卡因。

文森特端着酒杯坐在沙发上。乐声骤停。

特写——CD 唱机被打开——米亚的手伸进去取出唱片。

米亚光着脚丫走出更衣室，摄影机跟在她的光脚后，跟踪拍摄，穿过餐厅，厨房，进入起居室。

录像机镜头里的影像——米亚用摄像机拍摄坐在沙发上的文森特。文森特抬头看她。

米亚(画外)：笑一笑，你在我的摄像机里呢！

文森特：准备好了吗？

米亚(画外)：还没准备好呢。我打算先来采访你一下。你跟苏珊娜·维加有什么关系？

文森特：哦，她是我的表亲。

米亚(画外)：唱民谣的那个苏珊娜·维加是你的表亲？

文森特：苏珊娜·维加是我的表亲。她是不是民谣歌手，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

米亚(画外)：我想了几个问题问你，从你的回答我多少可以猜出，将与我共进晚餐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一贯认为，涉及到重要问题时，只有两种回答。举个例子说，世界上有两种人，喜欢猫王的和喜欢披头士的。喜欢披头士的可以喜欢猫王，喜欢猫王的也可以喜欢披头士。但是，没人会把他们混为一谈。所以，你必须做一个选择，你的选择会告诉我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文森特：我明白你的意思。

米亚(画外)：我早知道你会明白。第一个问题，白兰地还是飞禽？

文森特：当然是飞禽，这两样怎么能同日而语。

米亚(画外)：《富人穷人》那本书里，你喜欢哪个人物，皮特还是尼克？

文森特：当然是尼克。

米亚(画外)：如果你是阿尔奇，你会跟

谁好呢,贝蒂还是维伦妮佳?

文森特:贝蒂。维伦妮佳对我毫无吸引力。

米亚(画外):你想像过被一个女子毒打的情形吗?

文森特:想过。

米亚(画外):谁?

文森特:《复仇者》里面的埃玛·皮尔。就是过去跟布朗住在一起的那个粗暴女孩。还有埃伦·莫蒂卡。

米亚(画外):谁是埃伦·莫蒂卡?

文森特:六年级的那个女孩,你不认识。

特写——米亚——放下摄像机,我们第一次看清她的脸。看到了她的面容,我们就很清楚马塞勒斯为什么这样行事了。米亚露出迷人的笑容。

米亚:去吃饭吧。

18 外景 大野兔餐馆一晚上

最近6年来,50年代风格的小餐馆遍布拉美,与泰国餐馆展开竞争。

19 内景 大野兔餐馆一晚上

与餐馆内部相比,它的外部更像一个老式英国酒吧。墙上贴满50年代的电影海报。酒吧里的座位是由50年代的汽车拆装的。

酒吧中央是舞池。墙上贴着醒目的大字“不准穿鞋”。所以,想跳巴卜舞的人只能光着脚或穿着袜子跳。

从窗口望出去,看到的不是街道,而是酒吧的录像里播放的50年代的街景,还有奔驰着的宝马车。不论男女侍者,都模仿50年代偶像们的穿着打扮:玛丽莲·梦露,詹姆斯·迪恩,多娜·瑞,马丁和利维斯,还有给菲利普·莫里斯当差的侏儒。

文森特和米亚的位子是由一辆1959年产的红色爱泽尔汽车改装的。他们在点菜。巴蒂(他们的侍者)朝他们走来,胸前别着个

大圆牌子,写着:“嗨,我是巴蒂,很高兴为您服务。”

巴蒂:嗨,我是巴蒂,要点儿什么?

文森特:我要道格拉斯牛排。

巴蒂:要熟透的还是要带血的生排?

文森特:要血淋淋的。一杯香草可乐。

巴蒂:你呢,要苏打威士忌?

米亚:我要杜伍德汉堡——带血的——还要一杯五块钱的奶昔。

巴蒂:奶昔里加点儿什么?

米亚:马田和利维司。

文森特:你刚要的是一杯五块钱的奶昔?

米亚:当然。

文森特:奶昔?奶和雪糕的那种。

米亚:呃。

文森特:它值五块钱?

巴蒂:对。

文森特:里面不掺点儿波旁酒或别的东西?

巴蒂:不掺。

文森特:问问罢了。

巴蒂退下。

文森特环视四周。有些雅皮士在跳舞,还有人在大嚼多汁的大汉堡。侍者们则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大声尖叫的玛丽莲,给菲利普·莫里斯当差的侏儒,正给客人倒奶的多娜,还有扮做丑角的迪恩和杰里。

米亚:想什么呢?

文森特:这里真像个活动蜡像馆。

文森特掏出烟草袋,开始卷烟。

米亚看了他一会儿,然后——

米亚:你卷什么?

文森特:卷烟。

米亚:在这儿卷?

文森特:这只是烟。

米亚:哦。既然是烟,能给我卷一支吗,

牛仔？

文森特(卷好后):这支给你吧,女牛仔。

他把烟递过去。她接过来,衔在唇间。

文森特递上打火机,点着米亚的烟。

米亚:谢谢。

文森特:没什么。

他又给自己卷。

这时,传来地铁轰隆隆的响声,把餐厅震得“哗啦啦”地响。玛丽莲·梦露跑上一块方型的地板,在通风口处,虚拟的地铁呼啸而过,把她的白色短裙吹得掀起来,露出大腿,玛丽莲·梦露发出一声尖叫。

镜头回到米亚和文森特。

米亚:马塞勒斯告诉你我刚从阿姆斯特丹回来。

文森特:对。我听说你演过实验剧。

米亚:我只演了15分钟。

文森特:演的什么?

米亚:是个叫《五狐力量组》的女间谍片。

文森特:什么名字。

米亚:《五狐力量组》。狐,代表我们是一组狡猾的女孩。力量,代表我们不可忽视。五,代表我们一……二……三……四,共五个人。金发的森玛·奥尼尔是我们的队长。还有一个日本女孩,一个黑人女孩,一个法国女孩,我演一个深色皮肤的黑发女孩。我们都各怀绝技。森玛记忆力非凡,日本女郎是武功高手,黑人女孩是破坏专家,法国女郎善用性爱……

文森特:那你的专长呢?

米亚:刀法。我扮演的角色叫罗芬·麦克尔,在马戏团长大。所以,长大后就表演刀法。在这出戏里,她把刀看得和自己的性命一般重要。由于是在马戏团长大,她还会玩点儿特技。变魔术,荡高秋千——当你执行任务时,你绝对想不到荡高秋千的表演迟

早还会派上用场。而且她从她爷爷那儿学来很多笑话,她爷爷是个玩杂耍的。如果我们这个片子被选中,他们就得在每一集中都制造些笑料,就是由我来讲笑话。

文森特:你还记得那些笑话吗?

米亚:我只有机会讲了一个,因为我们只拍了一集。

文森特:讲给我听听。

米亚:不,老掉牙的笑话。

文森特:别推辞,讲吧。

米亚:不讲。如果你不喜欢听,我会很尴尬的。

文森特:你能在五千万人面前讲,为什么不能讲给我听?我保证不会笑你。

米亚(大笑):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文森特: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的。我是说我不会笑话你。

米亚:你不会笑话我,你刚才不是这个意思,文森。我决不会讲给你听的,它把人气得吊得太高了。

文森特:真他妈的。

巴蒂拿来饮料。米亚咬住奶昔杯里的吸管。

米亚:好喝极了!

文森特:我能吸一口吗?我想知道值五块钱的奶昔到底是什么味道。

米亚:随便尝。(把奶昔推到他面前)可以用我的吸管,我没有爱滋病。

文森特笑了——

文森特:是吗,但我可能有。

米亚:可我能够对付。

文森特(吸了一口):真不错!这奶昔真他妈好喝。

米亚:我早说过了。

文森特:我不知道它值不值五块钱,但确实很好喝。

他把奶昔推回给米亚。

这样他们之间第一次有了一点儿令人尴尬的沉寂。

米亚:你不觉得讨厌吗?

文森特:讨厌什么?

米亚:令人尴尬的沉寂。我们非得为了舒畅而在这儿胡扯吗?

文森特:我不知道。

米亚:当你遇到某个特别的人,你闭嘴不说话时,你会分享到令人舒畅的沉默。

文森特:我想我们还没到那步。但是这种感觉也不坏,我们只是见见面而已。

米亚:我来告诉你吧,我去洗手间补点儿妆,你坐在这儿想想话题。

文森特:我会的。

20 内景 大野兔餐馆(女盥洗室)一晚上

米亚吸盥洗台上被分割开的可卡因,沾了一鼻子白粉。她的头猛地向后仰去。

米亚(做出一副狼的表情):他妈的!

21 内景 大野兔餐馆(用餐区)一晚上
文森特津津有味地吃着道格拉斯牛排。一边吃,一边环顾饭馆。

米亚回到座位上。

米亚:假如你从卫生间出来,发现有美味在等着,你开不开心?

文森特:能吃上就不错了。巴蒂的服务不怎么周到。我们该坐到玛丽莲·梦露那边。

米亚:哪一个?有两个玛丽莲·梦露。

文森特:不,不是两个。(指着站在另外一张桌旁,身穿白色裙子的玛丽莲)那是玛丽莲·梦露……(又指着一个金发侍者,身穿紧身毛衣和卡普里长裤)那个是玛米·范多琳。我没看到珍曼·施菲,可能她今晚休班。

米亚:你挺聪明的。

文森特:有时候。

米亚:你想出什么话题了吗?

文森特:实际上,我有问题想问你。不过,我觉得你是好人,不想伤害你的感情。

米亚:哦……这可不像你的作风。看来你真有话要说。

文森特:只要你答应不怪罪我。

米亚:那可不行。我又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你可以随便问,我的直接反应很可能是怪罪你。那我就不知不觉违反承诺了。

文森特:那就当我没说吧。

米亚:那怎么可能。这么有诱惑力的话题,想要让人忘记,那是白费劲儿。

文森特:真要我问?

米亚(点点头):对。

米亚:而且你越不问,就越刺激。

文森特:你对安特万那件事怎么看?

米亚:安特万是谁?

文森特:“黑鬼洛奇”。

米亚:他从窗户掉下去了。

文森特:那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他是被扔出去的。还有一种说法:他是被马塞勒斯扔出去的。更有人说,马塞勒斯是因为你才把他从窗户扔下去的。

米亚:真是那样的吗?

文森特:不知道,我只是这么听说的。

米亚:谁告诉你的?

文森特:别人。

米亚和文森特都笑了。

米亚:他们还说了别的吧?

文森特:他们当然说了很多。

米亚:别不好意思,文森特,他们还说了什么?

文森特迟疑着不做回答。

米亚:我来帮你说,是不是夹杂些粗言秽语?

文森特:没有。他们只是说洛奇给你按摩脚。

米亚:还有……



除了马塞勒斯和洛奇之外，没人知道马塞勒斯为什么把洛奇扔出去。可是你们这帮恶汉凑在一起比长舌妇也好不到哪儿去。

文森特：你疯了？

米亚：丝毫没有疯。（吸了一口五块钱的奶昔），谢谢。

文森特：谢我什么？

米亚：感谢你问了我对这事的态度。

这时电唱机里传出古老而优美的管乐。

米亚：我想跳舞。

文森特：我不太会跳。

米亚：别蒙我了。我保证马塞勒斯告诉过你，要你

文森特：没了，就这些。

米亚：你听说因为洛奇按摩我的脚，马塞勒斯就把他从四楼的窗户扔了出去？

文森特：是这样。

米亚：你相信吗？

文森特：别人告诉我时，我觉得这事儿是合乎情理的。

米亚：因为按摩我的脚就被从四层楼上扔下去，你还觉着合乎情理？

文森特：不是，那么做是过分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那事。听说马塞勒斯很保护你的。

米亚：做丈夫的保护妻子是一回事，而因为别人摸了妻子的脚就置人于死地则是另一回事。

文森特：那到底有没有这事？

米亚：安特万摸的只是我的手，只是在他跟我握手的时候。我只见过他一次——在我的婚礼上——然后再没见过。事实是：

带我出来玩，还要让我随心所欲。现在我想跳舞。

文森特笑着开始脱鞋。米亚得意洋洋地甩掉她的鞋子。他们携手进入舞池。跳摇摆舞的米亚就像一只性感的猫。舞池里其他的人也想随着这支曲子跳，但是文森特和米亚的舞姿令别人难以加入。当他们俩随着乐曲的节奏一起哼唱时，他们无疑在共同分享节奏感和欢笑。

22. 内景 马塞勒斯的家一晚上

前门猛地被撞开，米亚和文森特跳着探戈舞步进到屋里来，同时唱着上一场景中演奏过的曲子。他们停下那种算不上舞步的步子，笑着。然后，两个人就那么面对面站在那儿互相看着。

文森特：刚才比那令人尴尬的沉寂不是好些？

米亚：我不知道刚才意味着什么。（停顿）音乐和美酒！

文森特把他的外套挂在墙壁边上一个大铜衣架上。

文森特: 我去方便一下。

米亚: 我可不想知道那么多, 尽管去。

文森特拖着脚摇摇晃晃地向厕所走去。

米亚走向激光唱机, 拇指在一摞唱片中翻找, 挑出一张碟。扩音器里爆发出响声震天的音乐, 她满屋子跳着, 不知不觉跳到了文森特挂外套的衣架旁。她摸了摸衣服袖子。手感不错。她的手探进衣服口袋, 掏出一袋烟丝。像一个扮演牛仔的小女孩, 她把烟草摊在一张卷起的纸上。模仿文森特早些时候的做法, 把纸卷成筒状, 卷成一根很不错的香烟。也许烟粗了点儿, 但第一次卷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她又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 Zippo 牌打火机。她把打火机猛地拍在腿上, 试着像文森特那样打火。相信吗, 她居然打着了! 米亚一副满足的样子。她得意地把火苗凑近烟卷, 点着她那颗粗烟, 然后很响亮地“啵”的一声关掉打火机。

米亚把这支自己卷的烟叼在唇间, 好好地吸了一大口。她的手迅速地把打火机放回那件外套的口袋里。但是她并没马上收回手, 她碰到了什么东西。那手指掏出一塑料包白粉, 正是先前文森特从兰斯处买来的令人疯狂的那包东西。米亚面带笑容, 把海洛因拿到眼前。

米亚(就像别人惊讶地说“瞧瞧!”一样): 迪斯科! 文森, 你这个小小可拉果, 到现在还和我玩这套把戏。(切换)

23 内景 卫生间(马塞勒斯家中) 一晚上

文森特站在洗手池前, 边洗手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文森特: 喝一杯就走。不要无礼, 要快点儿喝完, 说再见, 走出去, 上车, 然后离开。

起居室里, 米亚把白粉放在咖啡桌的玻

璃板上, 分割成粗条状; 以前她从没有见过这种白粉。她把白粉放在一张百元大钞上, 飞快地吸着。(切换)

她的头猛地向后一仰。她用手去摸鼻子(感觉鼻子像是着了火), 好像出了严重的问题。

接着……血流出来……

卫生间里, 文森特边用毛巾擦手边继续对着镜子说话——

文森特: ……这是对自己的道德考验, 不管怎样你要保持忠诚。因为人们相互之间保持忠诚是很有意义的。

起居室里, 米亚匍匐在地上, 试图爬向卫生间, 但是看样子, 她浑身已经散了架。血从她的鼻孔里往下滴。接着, 她的胃也发生了反应, 她吐了。

卫生间里, 文森特还在继续说——

文森特: 那么出去吧, 喝你的酒, 说声“晚安, 今晚我过得很愉快”, 回家, 溜之大吉。这些就是你要做的。

既然文森特做了一番自我勉励, 那么, 无论那边等待他的是是什么, 他都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 他走出门去。

起居室里, 镜头跟随文森特从卫生间走到起居室, 他发现米亚像一个破布娃娃躺在地板上。她脸朝上扭动着。血和呕吐物从鼻、口中流出来。她的脸被扭曲了。但是脸上的肌肉并未因痛苦而紧绷, 相反, 她张着大嘴静静地躺在那儿, 很放松, 下巴松垂着。

文森特: 我的天哪!

他疾步走向倒在地上的米亚, 弯下腰去, 把手放在她的脖子上检查脉搏。她稍稍动了一下。米亚意识到文森特在面前, 正对她说话。

文森特(听起来怪怪的): 米亚! 米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米亚不能回答。她咕哝了几句, 可

是太含糊，根本听不懂。

文森特掀起她的眼皮看了看。

文森特(对自己说):我死定了。(对米亚)米亚!米亚!你吃了什么!告诉我,甜心,你吃了什么?

米亚无力作答。文森特狠狠地扇自己耳光。他突然跳起来跑向挂在衣架上的外套。他狂乱地翻口袋。那包东西不见了。文森特迅速跑回来。镜头跟随。

文森特(冲米亚大叫):好了,甜心,我们马上就把你救过来。

文森特俯下身去抱起米亚沉沉的身体。

文森特:现在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去开车。这就走,我们得小心点儿。

摄影机跟在文森特后面,文森特匆匆忙忙地向前走,米亚实际上已失去知觉,他们穿过房间,走出大门。

24 外景 文森特的汽车开足马力一晚上

插入汽车计速表:红色指针指向100。

文森特像一个疯子一样,好像是行驶在没有交通法规的城市。

25 内景 文森特的汽车(正在行驶)一晚上

文森特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换挡,除了匆匆看两眼米亚,他一直紧盯前方。

米亚张着嘴巴一副下巴松垂的表情。

文森特从衣袋里掏出手机。用力拨一个号码。

26 内景 兰斯的住处一晚上

在这夜深时分,兰斯从一个毒品贩子变成了一个穿浴袍的人。

他坐在一张舒适的大椅子上,穿蓝条运动裤,一件舒服的破烂圆领衫,上面印着“塔夫托,加利福尼亚”,外罩一件被螨虫穿了洞的毛巾浴袍。他端了一碗浆果麦片粥。一

壶牛奶放在他面前的咖啡桌上,那儿还有装浆果麦片的盒子和盛满烟头的烟灰缸。

桌子前面是台大屏幕电视,正播映《三个小丑》,画面上正举行婚礼。

牧师(电视画面):拥抱吧,新人们。

电话铃响。

兰斯放下麦片粥向电话走去。

电话又响起来。

乔迪,兰斯的妻子,显然被电话吵醒,传来她在卧室里的喊声——

乔迪:兰斯!电话响!

兰斯(大声回答):我听见了!

乔迪:我想你应该告诉过那些该死的混蛋,不要这么晚打电话来!

兰斯(站在电话旁):我告诉过他们,我正准备跟这臭小子说!(对着话筒)喂,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别这么晚打电话来。

镜头回到车里的文森特。他像一只气急败坏的大猩猩,狠狠地把电话砸在车上。在下面的对话中,镜头在兰斯和文森特之间来回切换。

文森特:兰斯,我是文森特,我遇到大麻烦了。我正往你那儿赶。

兰斯:喔,别激动,什么麻烦?

文森特:你还有强心剂注射液吗?

兰斯(开始明白):也许还有。

文森特:我现在要用,我这儿有个吸毒过量的姑娘。

兰斯:别带她来!我可不是他妈的开玩笑,不要带一团糟的人到我这儿来!

文森特:我无处可去。

兰斯:她死了?

文森特:是的。她快死了。

兰斯:那就吃枪子儿吧,带她去医院,再请个律师!

文森特:不。

兰斯:她不是我惹的麻烦,是你把她弄

成这样, 由你负责——你在用手机跟我讲吗?

文森特: 对不起。

兰斯: 我不认识你, 你是谁, 别来, 我挂了。

文森特: 太晚了, 我已经到了。

这时, 在兰斯的家里, 听到了文森特急驰而来的车声。兰斯挂掉电话, 冲过去猛拽窗帘绳。伴着文森特的车声, 窗帘及时地拉开了, 兰斯看见文森特的车开上了门前的草坪, 冲向他家。兰斯藉以向外看的那扇窗子被撞成碎片。

乔迪: 究竟怎么回事?

兰斯向门外冲去, 跑到草坪上。

27. 外景 兰斯的住处一晚上
文森特已从车里出来, 正在把米亚往外拖。

兰斯: 你没长记性?! 竟擅自开车到我家里来! 你还在他妈的在那个破手机里谈毒品——

文森特: 你要是还想安生, 就赶快拿针来给她打一针, 这女孩快死了!

兰斯: 你聋了? 不许你把这烂母狗带进我家!

文森特: 这烂母狗是马塞勒斯的妻子。如果她死在我手上, 我就是罪魁祸首。不过, 在马塞勒斯处死我之前, 我不得不告诉他, 原本你是能救活她的, 可你却让她死在你门前的草坪上。

28. 内景 兰斯的住处一晚上

摄影机从兰斯和乔迪的卧室拍起。

乔迪, 躺在床上, 掀掉被子爬起来。她穿一件长袍, 上面印有弗雷德的像。

镜头紧跟在她后面, 打开门, 穿过走廊, 走进起居室。

乔迪: 才早上一点半! 你们折腾什么?

乔迪进了起居室, 看到文森特和兰斯站

在米亚身旁, 米亚躺在地板中央。

从这时起, 场景中的一切都是狂乱的, 像纪录片中的急救室, 最大的不同是这里的人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乔迪: 她是谁?

兰斯抬起头来看看乔迪。

兰斯: 去把卧室里放强心剂的那个黑盒子取来。

乔迪: 她怎么了?

文森特: 她吸毒过量。

乔迪: 快把她弄出去!

兰斯和文森特(异口同声): 去拿强心剂来!

乔迪: 别冲我喊!

她气冲冲地转过身, 去卧室找注射液。

摄影机对准兰斯和文森特。

文森特(对兰斯): 你们真是天生一对。

兰斯: 听着, 不断地对她说话, 好吗? 乔迪去拿注射液, 我去找本医学书。

文森特: 要医学书干什么用?

兰斯: 好照着书上说的做。我以前从没注射过强心剂。

文森特: 你干这买卖六年了, 难道你从没用过?

兰斯: 我从来没必要用。我不和这些小儿科的打交道, 我的朋友都能自己负责。

文森特: 好吧, 找去吧。

兰斯: 你叫我去我就去。

文森特: 我并没有阻止你。

兰斯: 别对我说, 对她说。

镜头跟随兰斯跑出起居室进入另一个房间——

29. 储藏间

屋里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在这堆破烂儿里胡乱翻腾, 嘴里没完没了地重复着: “快出来”。

文森特(画外): 快点儿! 她快不行了!

兰斯(大声回应):我正尽快找呢!

兰斯继续狂乱地翻找。

我们听见在起居室的乔迪的声音,她在跟文森特说话——

乔迪(画外):他在找什么?

文森特:我不知道,可能是一本医学书。

乔迪叫兰斯——

乔迪(画外):你在找什么?

兰斯:我那本黑皮的医学书!

兰斯在继续找,乔迪出现在门口——

乔迪:你在找什么?

兰斯:我那本黑皮医学书。像本护士用的课本。

乔迪:我从没见过什么医学书。

兰斯:相信我,我有一本。

乔迪:既然是那么重要的书,为什么你不把它跟注射液放在一起?

兰斯狠狠地盯了她一眼。

兰斯:我不知道!别烦我了!

乔迪:你在这儿找书,那个女孩就快死在我们的地毯上。在这堆烂东西里你根本就别想找着。这半年我一直告诉你让你整理一下这房间——

文森特(画外):——别找那见鬼的书了,赶快过来!

兰斯气呼呼地抽身而出,朝起居室走去。

30 起居室

兰斯重新回到起居室,文森特正弯腰趴在米亚身上,轻声对她说着什么。

文森特:别转来转去,给她打针!

兰斯在乔迪拿来的黑盒子旁边弯下腰。他打开盒子,开始准备注射用的针。

兰斯:我来弄这个,你脱掉她的衬衫,找到心脏的位置。

文森特撕开她的短衫。

乔迪嘟嘟囔囔地回到起居室,踌躇着不

知该干什么好。

文森特:必须很准吗?

兰斯:当然,必须很准!我要给她的心脏打针,所以必须准确地打在她的心脏上。

文森特:好吧,我弄不很准她心脏的位置,我想是在这儿。

文森特指着米亚的左胸。兰斯瞥了一眼,点点头。

兰斯:是这儿。

文森特:我要一个又大又粗的魔笔,有吗?

乔迪:什么?

文森特:我需要一个又大又粗的魔笔,别的笔也行,但是最好是魔笔。

乔迪:等等。

乔迪跑到书桌旁,打开上面的抽屉,她过于激动,抽屉被拉了出来,里面的东西(账单,纸,钢笔)撒了一地。

注射器准备好了。兰斯把它递给文森特。

兰斯:都准备好了,我告诉你怎么打。

文森特:你来打。

兰斯:不,你来打。

文森特:我以前从没打过。

兰斯:我也从没打过,现在我也不会去打。你把她带来,这意味着要你给她打。等哪天我带个吸度过量的婊子去你那儿,那时就该我打。

乔迪慌慌张张地挤到他们中间,手里拿着一支又大又粗的红色魔笔。

乔迪:找到一支。

文森特从乔迪手中抓过笔来,在米亚心脏的位置画了一个大红点。

文森特:好了,该怎么做?

兰斯:唔,你要把强心剂直接注射进她的心脏。但是心脏前面有个护胸甲,所以你得穿透它。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一针刺进

去。

兰斯模仿刺的动作,那动作看起来像化装舞会上的幽灵。

文森特:我刺了?

兰斯:要想直接穿刺到心脏,你得用力刺。一刺到心脏就把注射器往下推。

文森特:然后会怎么样?

兰斯:这个我也很想知道。

文森特:我可不是爱开玩笑的人。

兰斯:她应该苏醒过来,像——(猛咬他的手指)——就是那样。

文森特摆出准备刺的样子,把注射器高举过头。他低头看看米亚。

米亚正迅速衰竭下去,很快就无可救药了。

文森特眯起眼,做准备。

文森特:数三下。

兰斯跪在文森特身旁,不知期待些什么。

兰斯:一!

米亚胸上的红点。

注射器高举在空中,一触即发。

兰斯:……二!

举在空中的针,一动不动,像要做出致命的一击。

兰斯(画外):……三!

注射器被刺下去,强心剂推出针管。

米亚突然睁大双眼,发出妖魔一样的恐怖叫声。她直挺挺地坐起来,针还插在左胸上——她仍然尖叫着。

文森特,兰斯和乔迪,原本都坐在米亚的对面,此刻被吓得向后跳去,几乎被吓死。

米亚停止尖叫。她开始缓慢地吸气。

刚才被吓跑的那三个人,停在房间中央,浑身发抖,看着米亚,想弄清她是否正常。

兰斯:你要是没事,就出一声。

米亚还在大口吸气,没抬头看他们,但是用相对正常的声音说了话——

米亚:没什么。

文森特和兰斯摊倒在地,他们因米亚的临近死亡而受尽惊吓。

乔迪:喝啤酒吗? (切换)

31. 内景 文森特的车内(正在行驶)一晚上

文森特驾车,开向米亚的家。两人都沉默着,都还心有余悸。

32. 外景 马塞勒斯住宅前一晚上

车驶到房前。米亚一言不发地下了车,恍恍惚惚地,顺着便道朝家门走去。

文森特(画外):米亚!

她转过身。

文森特下了车,站在便道上,两人之间隔了一段距离。

文森特: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米亚:你看呢?

文森特:哦,我是这样想,马塞勒斯有他自己的事,他决不会知道这个意外。

米亚(微笑):别担心,如果真让马塞勒斯知道了,我会跟你一样有麻烦。

文森特:这我可拿不准。

米亚:如果你能保守秘密。我也能。

文森特:那我们击掌为誓。

两人走到一起,伸出手来,为了誓言,手握在一起。

文森特:别说出去。

米亚从文森特的掌中抽出手来,默默地比画着:不看、不说、不听坏话。

文森特笑了——

文森特:如果你不怪罪我,那我得回家犯心脏病去了。

米亚咯咯地笑了。

文森特转身离去。

米亚:你还想听我讲《五狐力量组》里的

笑话吗?

文森特转回身来——

文森特:当然想听,不过我想我有点儿吓傻了,恐怕笑不出来。

米亚:哈哈。你不会笑的,因为它不好笑。不过,你要是仍然想听的话,我就讲。

文森特:再不讲我就不等了。

米亚:有三个西红柿在街上走,一个是爸爸西红柿,一个是妈妈西红柿,还有一个是小西红柿。小西红柿落在爸爸妈妈后面。爸爸西红柿很生气。他冲着妈妈西红柿用力摔自己——(跺脚)——并说:“快跟上。”

他们俩都笑了,但谁也没大笑。

米亚:再见,文森特。

米亚转身向屋里走去。

镜头转向文森特

米亚进屋后,文森特的目光继续跟随她。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给她一个飞吻。然后,走出画面,留下空镜头。我们听到文森特发动汽车,驾车离去。(画面转暗)

33 淡入 卡通片“超速赛车”的画面

这画面详细描述出他的赛车“巨无霸—5”的所有特征。这是他每段人生经历开始时必做的事情。

从画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女人的声音(画外):巴奇。

(淡出 淡入)

从巴奇的视角拍摄。画面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阿尔汗布拉市的一座普通的两层住宅,时间是1972年,我们在起居室。

巴奇的妈妈,35岁左右,站在房门口,那儿通往起居室。她身边站着一位军人,身穿空军军官制服。镜头的远景是一个5岁大的男孩。

妈妈:巴奇,呆会儿再看电视。我们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你还记得吗?我曾告诉过你,你爸爸死在战俘营里。

巴奇(画外):啊哈。

妈妈:那好,这位就是库恩斯上尉。他跟你爸爸一起在战俘营呆过。

库恩斯上尉朝屋里的小男孩走来,弯下腰,单膝跪地,使小男孩能平视自己。上尉讲话时带有轻微的得克萨斯口音。

库恩斯上尉:你好,小男子汉。我可是听过关于你的好多事情。你知道,我和你爸爸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在河内的地牢里待了5年。好在你决不会再去经历这一切,但是当两个人共同陷于困境,就像我和你爸爸,共患难5年,那就必然会承担起另一个人所肩负的责任。如果是我没能获救,那么今天一定是库利奇上校在对我儿子说这番话。但现实是咱们俩在谈话,巴奇。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我带给你的这块表最初是你曾祖父买下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田纳西州的诺克思威尔,在那里的一家小乡村百货店买的。二等兵奥尼尔·库利奇买下了它,那天他们从海上出发去巴黎。它是你曾祖父的战表,是最早生产手表的一家公司造的。你知道,那时人们用怀表。战争中,你曾祖父每天都戴着这块表。后来服完兵役,他回到家里,回到你曾祖母身边,摘下表,把它放进一个旧咖啡罐子里。然后,这表在那罐子里一直放到你祖父丹·库利奇应征入伍,去海外再次与德国人作战。这次战争被称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曾祖父把这块金表交给你祖父,祝他好运。不幸的是:丹的运气没有曾祖父那么好。你祖父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威克岛战役中,他和其他的陆战队队员一同战死。当时你祖父知道自己面临死亡。那些年轻的陆战队队员们,对活着离开威克岛都不存任何幻想。所以在日本人占领岛屿的前三天,你祖父请求一名空中运输队的枪炮士官长,叫维纳克的,一个你祖父从

未见过的人,请求他把金表带回去,交给自己尚未谋面的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三天后,你祖父离开了人世。但是维纳克信守了诺言。战争结束后,他去看望了你的祖母,把父亲留给儿子的金表,带给了你还在襁褓中的爸爸。就是这块表。你爸爸的战机在河内上空被击落时,这表就戴在他的手腕上。他被俘虏,关进一座越南战俘营。他知道一旦被越南佬发现,金表就会被没收。他把这块表看得和你的性命一般重。要是这表被那些越南佬油乎乎的黄手摸了,他一定会发疯。所以,他把表藏在一个他确定能藏住的地方。他的肛门里,整整5年。后来他死了,此前他把这块表交给了我。我又把这令人难受的金属块藏在肛门里,藏了两年。又过了7年,我被送回家与家人团聚。现在,小男子汉,我把表交给你。

库恩 斯上尉把表递给巴奇。一只小手伸进画面,接手表。(切换)

34 内景 更衣室 一晚上

27岁的巴奇一身拳击手打扮:运动短裤,鞋子和手套。他躺在桌子上做大赛前的小憩。几乎在我们切换到他的特写的同时,他惊醒过来。他被这古怪的记忆唤醒,他用拳击手套擦了擦满是汗水的脸。

他的教练科劳狄克,把门打开一条缝,探进头来。科劳狄克身后的大厅里,喧闹的人群似乎炸了锅。

科劳狄克:到时间了,巴奇。

巴奇:我就来。

科劳狄克走进来,把喧闹的声音挡在门外。他走向挂在衣钩上的那件黄色长袍。巴奇跳下桌子,一言不发,科劳狄克帮他穿上袍子,袍子的后背上印着:“斗士巴奇·库利奇”。

两人向外走去。科劳狄克为巴奇打开门。巴奇一步入大厅,人群立刻乱成一团。

科劳狄克把门从身后带上,剩下安静的,空空更衣室。(转暗)

标题字幕——

“金手表”

我们听到黑色银幕和标题之外传来的声音——

体育播音员甲(画外):接下来将是这座城市上演的最血腥、无疑也是最野蛮的战斗。

背景传来的欢呼声。(渐隐)

35. 外景 小巷(雨中) 一晚上

一辆出租车,停在体育馆旁边黑暗的小巷中。天正下着小雨。摄影机缓慢地移向出租车。汽车里传来收音机的声音。

体育播音员甲(画外):……库利奇已经跑了出去,我从未见过获胜的拳击手这么快地离开拳击场。你认为这是由于他知道威尔斯已经死了吗?

体育播音员乙(画外):我猜他知道,理查德。在我这个位置,我能看到他眼中的狂乱神色。我想,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像库利奇那样快地跑出拳击场。

36. 内景 出租车(停在雨中) 一晚上

出租车内,一位女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她叫艾思玛瑞达,是一个年轻姑娘,长得像是西班牙人,边坐在车里等活儿,边端着个塑料杯子喝热气腾腾的咖啡。

体育播音员继续他们的采访报道——

体育播音员甲(画外):你认为这次当场死亡的悲剧对世界拳坛会产生影响吗?

体育播音员乙(画外):啊,丹,这样的悲剧对拳坛很不利,而且动摇了世界拳坛的基础。但是在接下来的令人难过的几星期中,最重要的是世界拳击协会的眼睛仍然紧紧地盯着——

艾思玛瑞达关掉收音机。

她喝了口咖啡,听到身后巷子里有声

响。她探出头去,看见——

37. 外景 拳击运动馆(雨中)一晚上
体育馆朝向小巷的一面,大约在三层楼高的地方,打开了一扇窗。一个运动包被扔了出来,掉在窗下的垃圾堆上。接着,巴奇·库利奇,仍然穿着拳击场上的那副行头:拳击短裤,拳击鞋,拳击手套和黄袍子,朝垃圾堆跳下来。

艾思玛瑞达对所看到的这一切感到很奇怪。

巴奇从垃圾堆里爬出来,手里拿着运动包跑向出租车。上车前,他脱下袍子扔到地上。

巴奇身上除了短裤、鞋子和手套,几乎都裸露着,还被雨淋湿了。他跃到后座上,使劲关上车门。

艾思玛瑞达,直视前方,对着后视镜里的巴奇说话——

艾思玛瑞达(西班牙语口音):你是要我来拉的那个人吗?

巴奇:如果你是我要的车,我就是你应该拉的那个人。

艾思玛瑞达:去哪儿?

巴奇:离开这儿。

钥匙转动点火开关,引擎隆隆地发动起来。里程表开始计费。艾思玛瑞达的光脚用力踩油门。

出租车疾驶出小巷。体育馆门前的人行道上溅起一片水花。

38. 内景 威尔斯的更衣室(体育馆内)一晚上

更衣室的门开着,人群一片混乱,都朝体育馆出口拥去,英国人戴维夺路而出,慌乱地关上更衣室的门,戴维这才有时间整整衣服和领带。

黑人拳击手弗洛伊德·雷伊·威尔斯就躺在这间屋里的桌子上——已经死了。他

的脸上看上去像在蜜里泡过。他的教练跪在地上,脑袋扎在威尔斯的胸脯上,为他的死哭泣。

马塞勒斯巨大的身形站在桌边,他扶着教练的肩膀表示安慰。我们仍然看不清马塞勒斯的脸。只看到他高大的身形。

马塞勒斯坐在屋子另一头的椅子上。

马塞勒斯抬起头来,发现了英国人戴维,便朝他走去。

马塞勒斯(画外):有结果吗?

英国人戴维:他预定了车。

马塞勒斯(画外):我要立刻搜遍全球找到这个混蛋,哪怕他逃到印度逃到中国。

英国戴维:我会照办的。

39. 内景 出租车(雨中行驶)一晚上

巴奇脱掉一只拳击手套。

艾思玛瑞达从后视镜中观察着。

他想摇下后座的窗玻璃,但找不到摇柄在哪儿。

巴奇:喂,我怎么能打开后面的窗?

艾思玛瑞达:得我来开。

她按了一个按钮,后窗摇了下来。巴奇把拳击手套扔出窗外,接着开始脱另一只。

艾思玛瑞达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

艾思玛瑞达:喂,先生。

巴奇(还在脱手套):什么事?

艾思玛瑞达:你参加了那场比赛?收音机里转播的那场——你是那个拳击手?

他一边把另一只手套扔出窗外,一边回答——

巴奇: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艾思玛瑞达:算了,你就是那个拳击手,我知道你是,承认吧。

巴奇(用一条运动毛巾擦身):那个人是我。

艾思玛瑞达:你打死了你的对手。

巴奇:他死了?

艾思玛瑞达:收音机里说的。

他停下来,不擦了。

巴奇(自言自语):对不起,弗洛伊德。

他把毛巾扔出窗去。

一片寂静,巴奇翻自己的运动包找圆领衫。

艾思玛瑞达:那是什么感觉?

巴奇(找到圆领衫):什么那是什么感觉?

艾思玛瑞达:杀死人。赤手空拳把别人揍死。

巴奇拽出他的圆领衫。

巴奇:你有听这种事的怪癖吗?

艾思玛瑞达:不,这话题我很感兴趣。你是我至今遇到的第一个杀过人的人。所以告诉我吧,杀人是什么滋味?

巴奇:要告诉你那个,给我一支烟,我就告诉你。

艾思玛瑞达激动地在座位上颠了颠。

艾思玛瑞达:没问题!

巴奇身子向前倾。艾思玛瑞达,盯着公路,向后递过来一支烟。他接过来。接着,她仍然没有回头看一眼,她抬起手,手里有打火机。

巴奇点着烟,吹灭打火机。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

巴奇:啊……

他看着她的驾驶执照——

巴奇:艾思玛瑞达·维拉劳波斯——你是墨西哥人?

艾思玛瑞达:名字是西班牙人的,但我哥是哥伦比亚人。

巴奇:非常美的名字。

艾思玛瑞达:意思是“猎狼者艾思玛瑞达”。

巴奇:很不错的名字。

艾思玛瑞达:谢谢。你叫什么?

巴奇:巴奇。

艾思玛瑞达:巴奇。是什么含义?

巴奇:我是美国人,我们的名字狗屁含义都没有。对了,向右拐,直行。你想知道什么,艾思玛瑞达?

艾思玛瑞达:我想知道杀死人的滋味。

巴奇:我无法告诉你。直到你告诉我,我才知道他死了。现在,我知道他死了,你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艾思玛瑞达(点点头):是的。

巴奇:我没有感到丝毫难过。想知道原因吗,艾思玛瑞达?

艾思玛瑞达(点点头):是的。

巴奇:因为我是拳击手。你不仅说他死了,你还说了很多现场的人想对我说的话。也许那个婊子养的参加今天晚上的比赛是他惟一的拳击比赛。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他的屁股还没挨着拳击场的地面之前,他就死了。我只是把这可怜的家伙从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而且,如果他真的从来没做过拳击手——(巴奇拉长了声音)那么,这就是他扰乱我运动生涯的下场。

40. 外景 电话亭(雨中)一晚上

摄影机环绕电话亭拍摄,巴奇在里面打电话。

巴奇(对着话筒):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按照预先说定的做,事情就会失控的。喂,如果他稍有点儿技术他就不会死。如果他不是第一次上场,他就不会死。弗洛伊德先生,不幸的可怜虫,我们说他已经说得够多了,说说富有而又成功的巴奇先生吧。有多少下注的人和你共同分享赌金?(停顿)8个?多长时间能到手?(稍顿)就是说到明天晚上,你就都拿到手了?(停顿)好消息,斯科特,真正的好消息——我明白落伍士兵的心情了。我想早上离开。到达诺克思维尔得花几天时间。我们下次见面得在田纳

西州了。

巴奇挂断电话。他看了看那辆出租车，正等着把他带到他想去的地方。

巴奇(用带有英语味的法语自语道):法比恩妮,我亲爱的,我们的历险开始了。

(切换)

41. 外景 汽车旅馆(雨后)一晚上

艾思玛瑞达的出租车驶入汽车旅馆停车场。雨已经停了,但到处都湿漉漉的。巴奇下了车,他已经穿戴齐整。圆领衫,牛仔褲,中学生式的运动夹克衫。他斜靠在驾驶座旁的车窗上。

艾思玛瑞达:45元6角。

巴奇(递给她钱):Merci Beaucoup。(法语,“非常感谢”。)这还有点儿小意思,让你费心了。

巴奇举起一张百元美钞。

艾思玛瑞达双眼放光。她伸手去拿。巴奇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

巴奇:听着,要是有人问你今晚你拉了谁,你打算怎么回答?

艾思玛瑞达:讲实话。三个衣冠楚楚,喝醉了的墨西哥人。

他给她那张钞票。

巴奇:不错,艾思玛瑞达。

艾思玛瑞达(带西班牙口音):睡个好觉,巴奇。

他拧了拧她的鼻子,她笑了,他转身走远。她开车离去。

42. 内景 汽车旅馆(6号房间)一晚上

巴奇进屋,打开灯。

蜷在床上穿戴整齐地背对我们的是巴奇的法国女友,法比恩妮。

法比恩妮:大肚子。大大的肚子。有大肚子的人都很性感。

巴奇:那你应该高兴,因为你有。

法比恩妮:闭嘴!我没有大肚子!我只

是小腹有点鼓,像麦当娜在《幸运星》里演的那样,那不一样。

巴奇: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法比恩妮:有很大的区别。

巴奇:你想要我有大肚子吗?

法比恩妮:不。男人有大肚子,看上去不是显得粗野就是像大猩猩。但是在女人身上,大肚子就非常性感。身体其他部位可以是普通的,普通的脸,普通的腿,普通的腰,普通的屁股,但是要有一个完美的大圆肚子。我要是有大肚子,我就穿件小号的圆领衫,那么小,就更能显出大肚子。

巴奇:你以为男人会发现大肚子的吸引力吗?

法比恩妮:我不在乎男人对吸引力的看法。反正看到的和摸到的不是一回事,真不幸。

巴奇:你要有大肚皮,我拿它当沙包打。

法比恩妮:你要打我的肚皮?

巴奇:就打肚皮。

法比恩妮:我要压着你,用大肚皮压你的胸压你的脸直到你喘不了气。

巴奇:真要闷死我?

法比恩妮:是的!

巴奇:行装都准备好了吗,亲爱的?

法比恩妮:都准备好了。

巴奇:做得好。

法比恩妮:一切都照计划进行吗?

巴奇:你没听收音机?

法比恩妮:我从不听你的比赛。你赢了
吗?

巴奇:赢了。

法比恩妮:你还想退休吗?

巴奇:当然。

法比恩妮:你的对手怎么样了?

巴奇:弗洛伊德也退休了。

法比恩妮(微笑):真的?他不再打比赛

了。

巴奇:不再打了。

法比恩妮:那一切都成过去了?

巴奇:事情还没完,宝贝。

法比恩妮翻了个身,巴奇压到她身上。
他们互相亲吻。

法比恩妮:我们还很危险,是吗?

巴奇(点点头):是的。

法比恩妮:他们要是找到我们就会杀了
我们,是吗?

巴奇(点点头):是的。

法比恩妮:但他们找不到我们,是吗?

巴奇(点点头):是的。

法比恩妮:你还想带我一起走吗?

巴奇(点点头):想。

法比恩妮:我不想拖累你——

巴奇的手伸进画面,开始轻轻抚摩她的
腰腹以下。

法比恩妮做出反应——

法比恩妮:说出来!

巴奇:法比恩妮,我想跟你在一起。

法比恩妮:永远?

巴奇:永远。

法比恩妮的头向后仰。

巴奇继续抚摩她的腰腹以下。

法比恩妮:你爱我吗?

巴奇:我爱你。

法比恩妮:巴奇?愿用口交给我快感
吗?

巴奇亲吻她的嘴唇。

巴奇:你愿意吻它吗?

她(点点头):愿意。

法比恩妮:你先来。

巴奇的头部滑出画面。只留法比恩妮
的脸在画面中。

法比恩妮(说法语):巴奇亲爱的,历险
开始了。
(渐隐成黑色)

(渐显)

43. 汽车旅馆房间

同一间汽车旅馆的房间,不同的是现在
空无一人。能听到浴室里的流水声。摄影
机向浴室门移去。我们看见法比恩妮,穿着
过于肥大的浴袍。她正在用毛巾擦头发。
巴奇还在浴室里冲洗。透过雾气腾腾的浴
室玻璃门,能看到巴奇裸体的线条。水蒸气
弥漫了浴室。巴奇关上水龙头打开门,伸出
头来——

巴奇:我想我弄断肋骨了。

法比恩妮:口交时?

巴奇:不,瑞达德,是比赛时。

法比恩妮:别叫我瑞达德。

巴奇(用白痴的腔调):我叫菲比! 我叫
菲比!

法比恩妮:住嘴,笨蛋!我恨白痴的声
音。

巴奇:好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
收回。能给我拿条毛巾吗,美丽的郁金香小
姐?

法比恩妮:哦,我喜欢郁金香这称呼。
郁金香可比白痴好多了。

她停止擦头发,把毛巾缠在头上包起头
发。

巴奇:我没叫你白痴,我叫你瑞达德,但
是我已收回了。

她递给他一条毛巾。

巴奇:Merci Beaucoup。(法语,“非常感
谢”。)

法比恩妮:巴奇?

巴奇(擦头发):什么事,小柠檬派?

法比恩妮:我们去哪儿?

巴奇:还没想好。你说去哪儿就去哪。
这次我们虽然大赚了一笔,不过,还没多到
永无衣食之忧。我想,我们可以到南太平洋
的某个地方。那儿花钱省,够我们用好一阵

子。

法比恩妮: 如果愿意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普拉普拉生活?

巴奇: 可以。如果过一阵, 你不再喜欢普拉普拉了, 那我们还可以搬到塔希提或者墨西哥。

法比恩妮: 可我不会讲西班牙语。

巴奇: 你也不会讲普拉普拉语。而且, 墨西哥语很简单。Donde esta el zapataria?

法比恩妮: 什么意思?

巴奇: 哪儿有鞋店?

法比恩妮: Donde esta el zapataria?

巴奇: 发音真棒。你真是我的小人儿。

巴奇走出浴室。摄影机拍法比恩妮刷牙。

巴奇在旁边继续说着——

巴奇(画外): Que hora es?

法比恩妮: Que hora es?

巴奇(画外): 几点了?

法比恩妮: 几点了?

巴奇(画外): 该睡觉了。做个好梦, 我的甜心。

法比恩妮刷牙。摄影机定格在她身上, 接着, 她若有所思。

法比恩妮: 巴奇。

她走出浴室, 有话要问巴奇, 却发现巴奇已在床上睡着了。

法比恩妮(看了他一会儿): 算了吧。

她走向浴室。镜头定格在熟睡的巴奇身上。

(渐隐 渐显)

44 汽车旅馆房间内一早上

同上一幕结尾, 第二天早上。巴奇还没醒。

法比恩妮从浴室里探出一半身子, 边刷牙边看电视。她仍然穿着昨天晚上那件浴袍。

电视正在播放电影《失败者》, 威廉·史

密斯和一帮地狱天使正在与越南兵格斗。

巴奇醒了, 好像刚从凶神恶煞那里逃脱出来。他叫着法比恩妮的名字。

法比恩妮: 你吓我一跳。做噩梦了?

巴奇费了好大劲儿才清醒过来。

巴奇:对你还在刷牙?

法比恩妮: 是。我刷了一晚上牙, 一直刷到今天早上。你是不是认为我有问题?

法比恩妮回浴室漱口。

如果这话也算挖苦, 那么对巴奇说来, 根本不关痛痒。

巴奇, 仍然试图驱走梦里的不快。

巴奇: 在看什么节目?

法比恩妮: 循环放映的电影, 不知道片名。

巴奇: 你在看吗?

法比恩妮(走进房间): 随便看两眼。怎么啦? 想叫我关掉?

巴奇: 关掉好吗?

她关掉电视

巴奇: 这会儿看爆炸和战争有点儿太早了。

法比恩妮: 这电影什么内容?

巴奇: 我怎么知道, 是你在看。

法比恩妮(大笑): 不, 笨蛋。你做的什么梦?

巴奇: 噢, 不记得了。我从来记不住做了什么梦。

法比恩妮: 可你刚醒。

巴奇: 法比恩妮, 我不骗你。真不记得了。

法比恩妮: 哦, 瞧瞧这个一早起就脾气暴躁的人。我没说你骗我, 我只说你没记住你的梦。你知道你说梦话了吗?

巴奇: 我从不说梦话, 我说梦话了?

法比恩妮: 说了一晚上。

巴奇: 我说了什么?

法比恩妮(趴在他身上):我不知道。我没听明白。(亲吻巴奇)干吗不起床,然后我们找个卖薄煎饼的早点摊,吃点儿早点。

巴奇:再亲我一个就起来。

法比恩妮给巴奇一个甜甜的深深的吻。

法比恩妮:满意吗?

巴奇:满意。

法比恩妮:那就快起床,懒虫。

巴奇爬起来,从法比恩妮带来的衣箱里往外拽衣服。

巴奇:几点了?

法比恩妮:快9点了。火车几点到?

巴奇:11点。

法比恩妮看到他正在看一条裤子。

法比恩妮:这条裤子挺好看。能配你那件蓝衬衫穿吗?

他从衣箱里拽出一件蓝衬衫。

巴奇:这件?

法比恩妮:就这件。很般配。

巴奇:好吧(穿上衬衫)。

法比恩妮:我要点一大盘蓝果薄煎饼,带糖枫汁的,还要半生的鸡蛋,要有五种调料的。

巴奇(对她这么大的胃口感到惊讶):喝点儿什么?

巴奇已穿好衣服。

法比恩妮(指着他的衣服):哦,不错,挺好看。要喝一大杯橙汁,还要一杯咖啡。然后,再吃一块饼。

他在检查衣箱。

巴奇:饼也是早餐吃吗?

法比恩妮:饼什么时候吃都行,蓝果配薄煎饼。上面放一薄片化了的奶酪……

巴奇:我的手表呢?

法比恩妮:在那儿。

巴奇:没有,没在这儿。

法比恩妮:你找过了吗?

这时,巴奇发疯似的把衣箱翻了个底朝天——

巴奇:我他妈的找过了!

他在扔衣服——

巴奇:你当我是干什么的?你肯定带着它了?

法比恩妮几乎说不出话,她从没见过巴奇这样对待她。

法比恩妮:啊啊……是的,在抽屉旁边……

巴奇:——在小袋鼠那儿。

法比恩妮:是的,原来是放在你的小袋鼠上。

巴奇:可它不在这儿!

法比恩妮(眼泪几乎掉出来):可它应该在。

巴奇:噢,它绝对应该在这儿,但不在。那它在哪儿?

法比恩妮被吓哭了。

巴奇放低声音,但这样只能使他显得更加逼人——

巴奇:法比恩妮,那是我爸爸的要命手表。我父亲为把表留给我,你知道他怎么忍受的吗?……我现在不想谈这个……但他历经磨难。这些东西,你放火烧了都没问题,可是我特别提醒过你不要忘带我父亲的手表。再想想,你带了吗?

法比恩妮:我相信我带了……

巴奇:你相信你带了?你或者带了,或者没带,带还是没带?

法比恩妮:带了。

巴奇:你肯定?

法比恩妮(摇头):不。

巴奇过于激动,他在空中挥舞着拳头。

法比恩妮尖叫着,缩到角落里。

巴奇抓起旅馆的电视机朝墙上砸去。

法比恩妮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巴奇朝她看着,突然平静下来——

巴奇(对法比恩妮):不!这不是你的错。(他走近她)你把它丢在公寓里了。

他在这个女人面前弯下腰,她已经缩到地板上。

他握她的手,她缩回手去。

巴奇:如果你确实把它丢在公寓里,那不是你的错。我让你带的东西太多了。我提醒过你,但我没有特别说明这表对我多么重要。要是我真在乎那块表,我应该早些告诉你的。我不说你怎么知道。

他亲吻她的手。然后站起来。

法比恩妮还在抽泣。

巴奇走向储藏室。

法比恩妮:对不起。

巴奇穿上那件中学生式的夹克。

巴奇:不用道歉。只是我不能跟你一起吃早饭了。

法比恩妮:为什么?

巴奇:因为我要回公寓去取回我的手表。

法比恩妮:那帮歹徒不会正在那儿找你吧?

巴奇:我正想知道呢。如果他们在,我觉着应付不了,我就会走的(站起来)。

法比恩妮:亲爱的,我不想让你为了块愚蠢的表送命。

巴奇:第一,那不是块愚蠢的表。第二,我不是去送死的。第三,别害怕,我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我们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

巴奇(把她拉到面前,手放在她脸上):别难过,甜心。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不会总生你气的。(停顿)我爱你,记住了吗?(从钱包里拿出些钱)这是钱,拿去吃早餐,点你想要的薄煎饼。

法比恩妮:不去。

巴奇:我很快就回来,你一说蓝果派

我就回来了。

法比恩妮:蓝果派。

巴奇:哦,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尽快,好吗?好吗?

法比恩妮:好吧。

他又吻了她一下,朝门口走去。

巴奇:再见,甜心。

法比恩妮:再见。

巴奇:我要开你的本田车去。

法比恩妮:好吧。

说着,他出了门。

法比恩妮坐在床上,看着他留下的钱。

45. 内景 本田车内(行驶中) 一白天

巴奇沿街行驶,他用拳头猛击方向盘。

巴奇:所有的烂东西忘了带都行,她偏偏忘了我父亲的手表。我特意提醒过她不要忘了带。“床头柜上——袋鼠身上。”我说过:“别忘了我父亲的手表。”

46. 外景 城中的街道 一白天

小本田车朝目的地驶去,速度达到了极限。

47. 内景 本田车内(行驶中) 一白天

巴奇继续自言自语——

巴奇:我在干什么蠢事?难道脑袋被打昏了?一定是。这么蠢地跑回去,脑子出了毛病是惟一的原因。停车,巴奇。(继续开着车)停车,巴奇。(无法专心听自己的话)巴奇,我在对你说话。把脚放到刹车板上!

巴奇的脚猛地踩在刹车上。

48. 外景 城中街道 一白天

小本田车停在路中央。巴奇急忙从车里出来,仿佛车着了火。

巴奇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忘记了周围的行人和交通规则。

巴奇:我不能这么做。这是莽撞之举,我可不是莽撞之人。爸爸总会理解我的。如果他在这儿,他会说:“巴奇,那只是块破

手表。有所失才会有所得。这是你憎恨的生活,你不该过这种生活,你只有一次机会。

巴奇还在不停地踱步,但他渐渐安静下来。接着——

巴奇:这是我的战争。听着,巴奇,你忘了这表不仅仅要让你遵守时间。这表是一个象征。你爸爸,你爸爸的爸爸,还有你祖爷爷,他们都在战争中扬名,这表就是象征。当我接过马塞勒斯的钱,我的战争就开始了。这是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座北好莱坞公寓,是我的威克岛。事实上,如果你这样看待这件事,那么法比恩妮把它丢下就是命运的安排。这么看,回去取它并不愚蠢。可能有危险,但并不愚蠢。因为在这世界上有值得你回去拿的东西。

就这样,巴奇再次说服了自己。他急忙跳上车,发动起来,离去。(切换)

49. 外景 住宅区街道拐角 一白天

巴奇还是比较谨慎的。他把车停在离公寓一两个街区远的地方,以便他能在进门前仔细观察一番。

50. 外景 小巷 一白天

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路上不多不少有几辆车。停着的车也没什么不对劲。所有的车里都没人。基本上,巴奇家门前这一带看上去很正常。

巴奇注视着周围,搜索着关键的信息。

巴奇(对自己说):情况不错。这一切可能是伪装的,但是我看是真的。为什么要浪费人力监视我的住处,我又不是傻瓜,还会回来。这就是你要还击他们的,巴奇,他们从来都是低估了你。

巴奇走出小巷,做好了应付突发状况的准备。他穿过街道,进入公寓前的空地。

在巴奇公寓楼对面的街上,拐角处,有家连锁食品店和一家日本饭馆。一个大广告牌立在空中,写着店名“红烧炸面圈”,还

配了一幅插图,画着一个炸面圈从一碗米饭中伸出来。

51. 外景 巴奇公寓前的空地 一白天

巴奇站在北好莱坞公寓楼前的空地上。周围的一切再次表明情况正常——洗衣房,游泳池,公寓大门——没有任何失常的痕迹。

巴奇登上通往公寓的楼梯,12号门。他走到门外,听里面的动静。很安静。巴奇慢慢地把钥匙插进锁眼,轻轻地打开门。

52. 内景 巴奇的公寓 一白天

他的公寓没被翻查过。

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关上门,向四周扫视一遍。很显然,屋里没人。

巴奇走进他那间普通的厨房,打开冰箱。他取出一罐牛奶喝起来。

他端着牛奶,到处巡视。他走进卧室。

卧室与其他房间一样——整齐,干净,不留生活痕迹。卧室里仅有的私人物品是几件拳击比赛的纪念品,一枚奥林匹克银制奖章,一本以巴奇做封面的《拳击杂志》,镶在镜框里,还有一张金·凯利的海报,一张乔治·丘瓦洛的海报。

当然,那手表正像他说的那样:在床头柜上,挂在小袋鼠雕像的身上。

他穿过房间回到厨房。他打开一个橱柜,拿出盒烤圆饼来。他放下牛奶,打开盒子,取出两片放进烤箱。

巴奇向右边瞥了一眼,目光落在某件东西上。

他看到的是一把捷克产的M61轻型自动枪,带巨型消音器的那种,摆在厨台上。

巴奇(轻声地):该死的。

他拿起枪,仔细查看。

接着……厕所里有冲水声。

巴奇抬头看着浴室的门,那门与厨房门平行。门后有人。

像只被萝卜绊倒的兔子，巴奇愣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浴室门开了，文森特走出来，还在系着腰带。他手里拿着本彼得·奥唐奈的书《谦恭的布莱兹》。

文森特和巴奇的目光锁在一起。

文森特惊呆了。

巴奇站着没动，举起 M61 瞄准文森特。

谁也没开口说话。

接着……烤箱发出爆圆饼的巨响。

这正是目前的情势所需要的。

巴奇扣动扳机。

无声手枪里的子弹全都打光。

表面上看，文森特被 20 颗子弹射中。

同时——他被从地上掀起来，在空中飞起来，穿过浴室的玻璃门，跌落在浴室尽头。

巴奇的手指从扳机上移开，这时的文森特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巴奇愣在那儿，被刚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他的目光扫过浴室里的血污，落在手中的武器上。

怀着胜利感，巴奇小心地把 M61 放回厨台上。

紧接着他退出公寓，非常的迅速。

53 外景 公寓前的空地 一白天

巴奇没跑，但走得飞快，……从公寓楼走出来，穿过空地……穿过街道……穿过小巷……上了他的车。

54 外景 本田车 一白天

巴奇转动手柄挂档发动汽车，开车离去。劫后余生的欢笑展露在他脸上。

55 外景 公寓楼旁的街道 一白天

本田车拐出小巷，缓慢地开过他的公寓楼。

56 内景 本田车内 一白天

巴奇向窗外看去，看他以前的家。

巴奇：这就是你要还击他们的，巴奇。

他们从来都是低估你。

这使得这位拳击手笑出声来。他一边笑，一边挑出一盘磁带放进录音机。音乐响起，他跟着音乐一起哼唱。

驱车驶过公寓，在红烧炸面圈店对面的路口，他遇到红灯停下来。

巴奇仍然抿着嘴在笑，跟着音乐唱，这时我们看到——

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那个大人物马塞勒斯独自一人走出红烧炸面圈店，拿着一盒成打的炸面圈，两大塑料杯咖啡。他离开人行道，在巴奇车前穿过马路。这是我们第一次看清马塞勒斯的模样。

看见那大人物出现在正前方，巴奇的笑容凝固了。

马塞勒斯经过巴奇车前，不经意地朝左边瞟了一眼，看到了巴奇，却继续前行，紧接着又停了下来！他恍然大悟：“不是在做梦吧？”

没等那大人物回过神来，巴奇就狠狠地踩了油门。

小本田车冲向马塞勒斯，把他连同炸面圈和咖啡，以 30 英里的时速撞出去，摔落在人行道上。

闯过十字路口，本田车所有的玻璃都撞碎了，车子冲到路边上。

巴奇晕忽忽地坐在那儿，对着撞成一团的车，脑子里一片困惑，那曾是法比恩妮的本田车。鼻血流了出来。没撞坏的录音机还在播放音乐。有个行人探进头来。

行人：耶稣基督，你还好吗？

巴奇用一副喝醉了的样子看了看他。

巴奇：我猜没事儿。

马塞勒斯仰面朝天躺在路上。一群看客聚过来围住他。

围观者甲（对其他人）：他死了！他死了！

这突如其来的叫声令马塞勒斯苏醒过来。

两个行人帮助受惊的巴奇从汽车残片中挣脱出来。

马塞勒斯神志不清地站了起来。

围观者乙：如果你在法庭上需要证人，我愿意帮忙。他是个喝醉了的疯子。他撞了你，还撞了那辆车。

马塞勒斯(还没回过神儿来)：谁？

围观者乙(指巴奇)：他。

马塞勒斯顺着围观者指的方向看去，发现巴奇·库利奇踉踉跄跄地沿街而去。

巴奇看到那个穷凶极恶的人摇摇晃晃地直奔自己而来。

巴奇：Sacre Bleu(见鬼)。

马塞勒斯掏出枪来射击，但他伤得太重，神志不清，手臂失去控制力。

他射中了围观的一个妇女的腰。她倒在地上，尖叫着——

妇女：喔，天哪，我中弹了！

这正中巴奇下怀。他正好可以逃跑。

马塞勒斯跟在后面追。

围观的人惊得目瞪口呆。

巴奇玩命地一瘸一拐地跑。

那大人物歪歪扭扭摇摇晃晃地紧跟着。

巴奇横穿马路，冲进一家商店，商店的牌匾上写着“马绍—戴克西亚当铺。”

57. 内景 马绍—戴克西亚当铺—白天

梅纳德，一副美国东南部山区农民模样的男孩，站在当铺柜台后面。突然，巴奇衣衫不整地跑进来。

梅纳德：您需要帮忙吗？

巴奇：住嘴。

巴奇迅速打量了一下周围环境，站在门边。

梅纳德：你稍等片刻——

梅纳德话音未落，马塞勒斯闯进来。他

刚进门，脸上就挨了巴奇一拳。

那大人物直挺挺地仰面倒下了。

门外，两辆警车伴着响亮的警笛声急驰而过。

巴奇猛扑向倒在地上的马塞勒斯，照他的脸上抽了几巴掌。

巴奇从马塞勒斯腰间拔出手枪，然后紧抓住他的中指。

巴奇：你喜欢追人，是不是？

巴奇掰断了他的手指。马塞勒斯痛苦地叫起来。巴奇接着把枪管顶在他两只眼睛之间，拉上枪栓，另一只张开的手护在枪后。

巴奇：想想吧，老大，假如今天是你抓住了我——

梅纳德(画外)：他妈的，给我住手！

巴奇和马塞勒斯抬头看梅纳德。他挥舞着一支猎枪，瞄准他们俩。

巴奇：瞧，先生，这不关你的事……

梅纳德：我偏要管！把枪扔下。

巴奇照做。

梅纳德：把手放在头上，起来，到柜台这儿来。

巴奇慢慢地站起来，向柜台走去。他刚到那儿，梅纳德就挥起枪托用力朝他的脑袋砸去，巴奇被击倒，昏过去。

巴奇倒下后，梅纳德平静地把枪放在柜台上，朝电话走去。

马塞勒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看着当铺的主人拨了个电话号码。另一端铃声响起，梅纳德等着接听。有人接了电话。

梅纳德：是齐德吗？我是梅纳德。蜘蛛抓了一对苍蝇。

马塞勒斯昏过去。(渐隐 渐显)

58. 内景 当铺铺面后的房间—白天

两张脸——巴奇和马塞勒斯，被分别绑在两张椅子上。嘴里分别被塞进一个小号

和中号的红色网球(一根红色的小圆棍堵在唇间,棍子两头栓着条带子,绕到脑后)。两人都失去了知觉。梅纳德拿着灭火器走进来,朝他们喷水,直到他们清醒过来。这两个人水淋淋的像两只水獭。两个囚犯抬头看着俘获他们的这个人。

梅纳德站在他们面前,一只手拿着灭火器,另一只手拿着枪,马塞勒斯那支手枪别在他腰上。

梅纳德:除了我和齐德,没人能在我的地盘上杀人。

电铃响。

梅纳德:齐德来了。

梅纳德一言不发地登上楼梯,穿过楼梯口的红帘子。

我们听到梅纳德在帘子后边叫齐德进店来。

巴奇和马塞勒斯环视房间。这间当铺的地下室已被改造成了地牢。认识到他们所处的困境后,巴奇和马塞勒斯互相看了一眼。他们之间所有的仇恨都烟消云散,代之以各自陷落其中的恐惧。

梅纳德和齐德从帘子后边走进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齐德的长相简直就是梅纳德的翻版。这两个来自美国西南部山区的人显然是亲兄弟。他们站在那儿,梅纳德样子很邪恶,齐德则像可怕的眼镜蛇。齐德走过来,站在两个俘虏面前。他仔细观察他们好一会儿,然后——

齐德(对梅纳德):你不是说等我吗?

梅纳德:是啊。

齐德:那怎么会遍体鳞伤?

梅纳德:那是他们俩自己打的。他们是打着进来的。这个想枪杀那个。

齐德(对巴奇):你想枪杀他?

巴奇没做回答。

齐德:喂,“格蕾丝”放在铺子门前,没问

题吧?

梅纳德:喔,今天不是星期二吧?

齐德:不是,今天星期四。

梅纳德:那不会有问题。

齐德:把怪面人带上来。

梅纳德:我想,怪面人正睡着呢。

齐德:是吗,那我猜你会去叫醒他们的,你不会?

梅纳德打开地板上活门的一个活门。

梅纳德(冲洞里喊):快醒醒!

梅纳德下到洞里,上来时手里牵了条栓猎犬的皮带。他猛拉了一下皮带,从地板下面走上来了一个怪面人。

他们让怪面人从头到脚穿的衣服是黑皮做的栓奴隶用的扣环之类的工具——怪面人的身上到处都是拉链,扣环,袖扣,领扣。他头上带着黑色皮面具,只留了两个洞露出眼睛,一条拉链(现在是拉上的)可以露出嘴。他们把他放在地下的洞里,那洞只能容下一条大狗。

齐德搬过椅子来,坐在两个囚犯面前,压低身子。

梅纳德递给齐德栓怪面人的皮带,然后后退几步。

梅纳德(对怪面人):蹲下!

怪面人双膝跪地。

齐德仔细估价这两人,而梅纳德踌躇着。

梅纳德:谁先来?

齐德:我还没想好。

然后,齐德用小手指在两人之间来回点着,嘴里不出声地咕哝着:“Eenie, meany, miney, moe...”

巴奇和马塞勒斯一副害怕的样子。

梅纳德来回瞧着自己的施暴对象。

怪面人藏在面具里的眼睛也随着手指而动。

伴随着手指的左右转动,齐德继续着自己的不出声的唱诗,然后停下来。

两张脸——巴奇和马塞勒斯

稍一停顿,摄影机移向右边,拍摄马塞勒斯。

齐德站起来。

齐德:想在这儿干吗?

梅纳德:不,把这大家伙拖到洛塞用过的房间去。

齐德紧抓马塞勒斯的椅子,把他拖到洛塞用过的房间。洛塞,毫无疑问,是曾经不幸落入马绍一戴克西亚当铺的另一个可怜虫。洛塞的遭遇只有马塞勒斯和齐德知道,因为那旧房间在店面后面再往后的地方,是空的。

马塞勒斯被拖走时,他紧盯着巴奇,一直到他消失在洛塞旧房间的门外。

梅纳德(对怪面人):起来!

怪面人站起身,梅纳德把栓怪面人的皮带系在天花板的吊钩上。

梅纳德:你好好欣赏吧。

怪面人弯下脑袋:“是。”梅纳德消失在洛塞用过的房间里。那里面一定有立体声的音响,因为,突然之间,屋里充满了用和声演唱的歌曲。

巴奇看着怪面人。怪面人在面具后咯咯地笑,仿佛遇到喜剧史中最好笑的一刻。

我们能听见从门外传来的乡村音乐,争斗声,还有——

梅纳德(画外):噢,这家伙还挺有斗志!

我们听到梅纳德和齐德揍马塞勒斯。

齐德(画外):你想打架?你想打架?好,我就喜欢打架。

巴奇屏住呼吸,听屋里的动静。惊慌之中,他匆忙地努力想挣脱绳索。

怪面人激动地大笑。

绳子太紧,巴奇无法挣脱。

怪面人拍腿大笑。

我们听到后面房间里传出的声音——

梅纳德(画外):就这样,就这样,你会很舒服的。喔,像刚才那样,那不错。(更快地咕噜)别动……别动,我的天!齐德过来,带他们过来!

巴奇不再徒劳地挣扎,他紧了紧双臂。然后,这把装了靠垫的椅背很轻易地裂开了,仿佛从没被钉在一起。

怪面人看到这一切,睁大双眼。

怪面人:哈嘞?

怪面人猛拽皮带,试图把皮带从钩子上拽下来。他想喊叫,但喊出来的声音含混不清。

巴奇从椅子上挣脱出来,迅即让那怪面人脸上吃了三拳。怪面人被打出去,又摔下来,被系在钩子上的皮带吊了起来。

巴奇除去堵嘴的球,悄悄地穿过了红色帘子。

59. 内景 当铺—白天

巴奇偷偷地溜向门口。

柜台上有一大串钥匙,跟一个大写字母“Z”栓在一起。抓起钥匙,他打算逃出去。这时,他停下脚步,听那两个变态狂对马塞勒斯的为所欲为。

巴奇决定去救他一命,他不能眼看任何人遭受那样的蹂躏。他开始在当铺里寻找,找一件武器来痛击那两只禽兽的脑袋。

他抓起一只具有杀伤力的锤子,又抛下,看来还是不够致命。他拿起一条链锯,想了一会儿,又放了回去。接着,找到一根大号路易斯威尔棒球棍,他试着挥舞了几下。但是,紧接着,他放弃了所有这些。

一把武士刀。

它装在一个手工雕刻的木刀鞘里,挂在墙上的一枚钉子上,旁边是霓虹宣传画“爸爸的老式菜根汽水”。巴奇把刀从墙上取下

来,抽出刀鞘。是好钢做的。在当铺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巴奇用大拇指摸了摸刀刃,看看它是否货真价实。绝对是的。非常锋利。这刀似乎是专为楼下那对肮脏的兄弟定做的。刀尖朝下,他提着刀消失在红色帘子后,去打理那边的一切。

60 内景 当铺铺面后的房间 一白天

巴奇悄悄溜下通往地牢的楼梯。从紧闭的那扇通向洛塞旧房间的门后,传来继续强奸的响动。

61 内景 洛塞用过的房间 一白天

巴奇的手伸进画面,推开门。门悄悄地打开,露出那两个强奸者,他们已经交换了位置。现在是齐德趴在马塞勒斯身上,马塞勒斯被绑在一条木长凳上。梅纳德看着眼前的一切。两个强奸者都背对巴奇。

梅纳德脸朝摄影机,因愚蠢的满足咧着嘴笑着,这时,巴奇拿着刀走近到他背后。

可怜的、遭受强奸的、一副破布娃娃样子的马塞勒斯,嘴里还塞着红色网球,他张着泪汪汪的眼睛看着巴奇来到梅纳德身后。他睁圆了双眼。

巴奇:喂,乡巴佬!

梅纳德转过身来,看见巴奇握着那把刀。

巴奇大吼着……用力挥刀,刀锋劈过梅纳德前胸,巴奇经过他身旁,目光和刀锋都对准齐德。

梅纳德颤巍巍地站着,前胸已被豁开,他吓傻了。

巴奇,目不转睛地盯着齐德,却向身后刺出刀去,刺穿了梅纳德,然后拔出刀来,刀锋又对准齐德。梅纳德倒下。

齐德慌张张地丢下马塞勒斯,目光从巴奇的刀尖移到马塞勒斯的自动手枪上,手枪正躺在他能够得着的地方。

巴奇:想拿那枪,齐德?捡起来。

齐德的手向枪挪去。

巴奇的刀握得更紧了。

齐德琢磨着巴奇的意图。

巴奇紧盯住齐德。

这时,一个声音——

马塞勒斯(画外):让开,巴奇。

巴奇让到一边,马塞勒斯出现在他身后,手握梅纳德的猎枪。

“砰!”

齐德的胯间被炸开了花。他惨叫着倒下。

马塞勒斯低头看着那个不停呻吟的强奸者,射出子弹。

巴奇放下刀,犹豫着,沉默着,直到——

巴奇:你还好吗?

马塞勒斯:不好。我他妈的遭透了!

长长的停顿。

巴奇:现在怎么办?

马塞勒斯:现在怎么办?我来告诉你怎么办。我要叫几个黑鬼来,叫他们带虎钳和焊接器来,他们料理这些事轻车熟路。(对齐德)听见了吗,乡巴佬?!我跟你没完。

巴奇:我是说现在怎么办,咱们俩之间?

马塞勒斯:哦,是这个?好吧,我来告诉你我们之间的事。现在没什么你和我了。再也没有了。

巴奇:那我们扯平了?

马塞勒斯:是的,我们扯平了。但我有一个要求——两个要求:不要对任何人提这事。包括你我之间那档子事,还有这位将被碎尸万段的强奸先生。这不关别人的事。第二:晚上就离开这座城市。马上离开。走了就别再回来。你已失去在洛杉矶的所有特权。一言为定?

巴奇:一言为定。

两人握手,接着紧紧拥抱。

马塞勒斯:去吧,离开这儿。

巴奇离开洛塞的房间,穿过红色帘子。
马塞勒斯走向电话机,拨了个号码。

马塞勒斯(对着话筒):喂,沃尔夫先生,
我是马塞勒斯。有点儿情况。

62 外景 马绍一戴克西亚当铺—白天
巴奇,仍然摇摇晃晃地走出当铺。他看见当铺门前停着齐德的铬黄色的前轮伸出的摩托车,有泪珠形大油箱的那种,车上写着“格雷斯”。他跨上去,拿出挂着大写字母“Z”的那串钥匙,发动那庞然大物。摩托车隆隆地发动声听起来像是火箭升空。巴奇加速,急驰而去。

下面的场景将被来回切换——

63 内景 巴奇和法比恩妮的汽车旅馆房间—白天

法比恩妮站在镜子前,穿着件圆领衫,圆领衫上写着“弗兰克说:放松”。她伴随着音箱里传出的音乐唱着。

64 外景 城中街道—摩托车(行驶中)—白天

巴奇沿街行驶,骑在“格雷斯”摩托车上,躬着背。他看了看他父亲的手表。表盘显示:10:30。

汽车旅馆的音乐贯穿这一场景。

65 外景 汽车旅馆房间—白天

巴奇跨在“格雷斯”车上,身子前倾,离开坐位。他单脚跳下车,跑进汽车旅馆的房间。

法比恩妮(画外):巴奇,我担心死了!

巴奇:甜心,拿好你的收音机和钱包,我们走!

法比恩妮(画外):可我这些行李怎么办?

巴奇:去他的行李。现在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法比恩妮(画外):一切都处理好了?我们没危险了?

巴奇:我们扯平了。实际上,已经是“超级扯平”了。但我们得快走。我在外面等你。

巴奇跑出来,飞上摩托车。法比恩妮带着录音机和一个大钱夹子,走出房间。看见巴奇骑在摩托车上,她突然停了下来——

法比恩妮:你从哪儿搞的这辆摩托车?

巴奇(正在发动):这是辆前轮伸出的摩托,宝贝儿,快上来。

法比恩妮慢慢地走近这个两轮怪物。

法比恩妮:我的本田呢?

巴奇:对不起,宝贝儿,我把它给撞碎了。

法比恩妮:你受伤了?

巴奇:我可能弄断了鼻梁,没什么大问题。骑上来。

她站着不动。

巴奇看着她。

巴奇:甜心,我们撞到那破公路上去了。

法比恩妮开始哭。

巴奇意识到这样下去她肯定走不了。他关掉发动机,伸出手来拉她。

巴奇:对不起,亲爱的。

法比恩妮(哭着):你去了那么久,我急得胡思乱想。

巴奇: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甜心。一切都很好。对了,早餐怎么样?

法比恩妮(抹去眼泪):挺好……

巴奇:——吃蓝果薄煎饼了吗?

法比恩妮:没吃,他们没有蓝果薄煎饼。我只好吃了不带奶油的酸牛奶——你真没受伤?

巴奇:亲爱的宝贝,从我离开你那一刻,无疑经历了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一天。快上来,我会告诉你一切。

法比恩妮骑上去。巴奇发动引擎。

法比恩妮:巴奇,这是谁的摩托车?

巴奇:这是直升飞机。

法比恩妮:这是谁的直升飞机?

巴奇:齐德的。

法比恩妮:齐德是谁?

巴奇:齐德已经死了,宝贝儿,齐德已经死了。

说着,这对爱侣驾着“格蕾斯”飞驰而去。录音机里的音乐重新响起。(渐隐)

标题字幕——

“朱尔斯、文森特、吉米和沃尔夫先生”

标题隐去

黑色银幕上,传来远处男人的对话声。

朱尔斯(画外):你读过圣经吗,布雷特?

布雷特(画外):读过。

朱尔斯(画外):里面有一篇我熟记在心,很符合现在的情境:伊西吉第25章第17节:“正直者的道路被形形色色的自私鬼和暴徒包围……”(渐显)

66 内景 浴室—白天

这是我们见过的那座北好莱坞公寓中的浴室。事实上,我们是在本片开场不久的情境中。只是这回在浴室里的是当时没出现的第四个人。这第四者在小浴室里走来走去,手里紧握着银色357手枪,隔着门想努力听清起居室里在说什么。

朱尔斯(画外):“他有着仁慈的好心肠,是一个在黑暗山谷中的牧羊人。他虽诚恳,但他失去了他的弟兄,也失去了他的孩子。我只能用我的愤怒来还击那些毒害和毁灭我兄弟的人。你将会知道我就是神,当我的报复降临到你的身上。”

“砰!砰!……”

第四者异常激动。他贴在后墙上,手枪笔直地朝前举着,脸上一副吓掉魂儿的样子,好像准备干掉哪个伸进脑袋来的傻瓜。

他接着听他们的对话——

文森特(画外):你的朋友?

朱尔斯(画外):是的,马文——文森特,文森特——马文。

干等不是明智之举。趁他们还在,应赶紧冲出去,把他们全干掉。

67. 内景 公寓—白天

浴室门突然被撞开,第四者冲出来,高举着银制手枪,射出6发子弹。

第四者:去死吧……

镜头推向第四者,与前面做法一致。

他大叫着,直到打光子弹。随即变成一副慌乱的表情。

朱尔斯和文森特肩并肩站着,面露惊讶之色,似乎谁也没被第四者的子弹打中。朱尔斯和文森特交换了一下眼色,彼此似乎在问:“我们中弹了吗?”他们被这场袭击弄糊涂了。互相对视后,他们的目光对准第四者。

第四者:我不清楚——

第四者从幻梦中被那两人的子弹惊醒,那两人可不像他那么笨,他们击中了目标。他倒地死去。

两人放下枪。朱尔斯,一副明显受惊的样子,跌坐在椅子上。文森特,沉思片刻,耸耸肩,没把这当回事。然后,朝角落里的马文走过去。

文森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浴室里有人?你忘了吗?忘了还有个带着手枪的人待在浴室里?

朱尔斯(对自己):刚才我们该被打死的。(稍顿)你见到他的枪了吗?要比他的火力猛。

文森特:357。

朱尔斯:我们该被打死的!

文森特:是的,我们很幸运。

朱尔斯(站起来,走向文森特):那不是幸运。是别的。

文森特(打算离开):也许是吧。

朱尔斯: 那是……命不该绝。你知道什么是命不该绝?

文森特: 是的, 我知道。就是上帝从天而降挡住了枪子儿。

朱尔斯: 对极了, 就是这意思! 上帝从天而降挡住了枪子儿。

文森特: 我想我们现在该走了。

朱尔斯: 别说什么该走了! 不能走! 别破坏气氛! 刚才真是个奇迹!

文森特: 算了吧, 朱尔斯, 只是凑巧罢了。

朱尔斯: 错了, 错了, 这不只是凑巧。

文森特: 你是想到车里继续讨论神学, 还是想到监狱里和警察讨论?

朱尔斯: 我们本应是死了, 我的朋友! 我们刚刚目睹了一场奇迹, 我想让你他妈的知道!

文森特: 好吧, 是奇迹, 我们可以走了吗?

68 外景 好莱坞公寓楼一早上

雪佛兰新星车驶入车流。

69 内景 新星车(行驶中)一早上

朱尔斯驾车, 文森特坐在客座上, 马文在后座。

文森特: 看过《警察》那片子吗? 我看过一集, 那警察讲述他在走廊上和人人枪战的故事。他向那人猛烈射击, 竟一枪没中。而他们是在一条走廊里。真是怪, 但的确是事实。

朱尔斯: 如果你想扮盲人, 那就跟牧羊人走吧。但是我, 我可是心明眼亮。

文森特: 你什么意思?

朱尔斯: 我就这想法, 从现在起, 我退休了。

文森特: 耶稣基督!

朱尔斯: 不要亵渎神灵!

文森特: 该死的, 朱尔斯——

朱尔斯: ——我让你别说了——

文森特: ——你受刺激了!

朱尔斯: 我今天就告诉马塞勒斯, 我受够了。

文森特: 好吧, 告诉他时, 可一定要告诉他原因。

朱尔斯: 别担心, 我会的。

文森特: 我打一万块钱的赌, 他会捧腹大笑。

朱尔斯: 我才不在乎呢。

文森特转向后座, 点45式自动枪随随便便地握在手里。

文森特: 马文, 你怎么认为?

马文: 我没什么看法。

文森特: 算了吧, 马文。你认为是上帝从天而降挡住枪子儿吗?

文森特的点45式自动枪发出“砰”的一声!

马文被击中, 子弹打在喉咙下方, 前胸上。血流出来, 他浑身发抖。

朱尔斯: 怎么回事?

文森特: 我走火打中了马文的喉咙。

朱尔斯: 为什么开枪?

文森特: 我没想开枪。我说了这是意外。

朱尔斯: 我以前见过不少糊涂事——

文森特: ——求求你, 闭嘴行吗? 这是个意外, 是因为你轧到石头还是什么东西了, 枪才走火。

朱尔斯: 根本没轧到什么他妈的石头!

文森特: 听着! 我没想对这孙子开枪, 可枪就是走了火, 别问我怎么回事! 我看我们最好仁慈些, 帮他解脱了吧。

朱尔斯(几乎不相信): 你想再打一枪?

文森特: 这家伙在受罪。再给他打一枪。

马文, 正痛苦万分, 听到这番讨论, 几乎

不能相信。

朱尔斯: 马文, 很抱歉, 我无能为力。我想让你知道, 这事简直糟透了。

文森特: 准备好, 驾驶员, 我数三下, 就按响喇叭。一, 二……

文森特(画外): ……三。

朱尔斯用力按下喇叭: 嘟嘟! 当镜头切回这两人时, 车里满是血迹。到处都是血, 朱尔斯和文森特身上也溅满了血。

朱尔斯: 万能的上帝啊!

文森特(自语): 妈的!

朱尔斯: 瞧你搞得一团糟! 这可是大白天, 是在城里跑——

文森特: 知道, 知道, 我怎么能想到它会溅得到处都是。

朱尔斯: 那你最好现在想想, 他妈的! 我们得离开公路。开着满是血的车会引起警察注意的。

文森特: 有没有熟人待的地方可以去?

朱尔斯: 这里是山谷地带, 文森特。马塞勒斯才不会和山谷里的人有交情。

文森特: 那你别看我, 这是你的地盘, 朱尔斯。

朱尔斯掏出手机, 开始拨号。

文森特: 你打给谁?

朱尔斯: 托路卡湖的一位老兄。

文森特: 托路卡湖在什么位置?

朱尔斯: 在山后, 布班制片厂旁边。要是吉米不在家, 我真不知该去哪儿。在 818 我没有其他搭挡了。(对电话) 吉米! 在忙什么, 我是朱尔斯。(停顿) 听我说, 我和我的搭挡遇到点儿麻烦。我们在车里, 必须离开公路, 马上! 我得用一下你的车库, 要两三个小时。(停顿) 吉米, 你明白我不能用这该死的手机解释这事。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现在孤立无援, 我们的人来到之前, 我想让你给我一个落脚的地方。(停顿) 我很感

激——(停顿) 他们一到我们就走。(停顿)——吉米, 我知道你的处境。我决不给你惹麻烦。我保证, 老兄, 她决不会知道我们来过。(停顿) 五分钟。一会儿见。

他挂断电话, 转向文森特。

朱尔斯: 我们有着落了。但是他妻子一个半小时后下班, 我们必须在那之前离开。

70. 外景 吉米的住所一早上

新星车驶入车库。这是一套郊区两居室住房的车库。

71. 内景 吉米家的浴室一白天

朱尔斯弯腰俯在洗手池上, 冲洗沾满鲜血的双手。文森特站在他身后。

朱尔斯: 我们实在应该体谅吉米的处境。要是别人早把我们踢一边儿去了。

文森特: 他要是把我们踢出去, 我们怎么办?

朱尔斯: 那我们也不能走, 再接着打电话求救。不过, 这事不会到那地步。吉米是我的朋友, 所以, 你不能在他的家里指手画脚的。

朱尔斯伸直腰, 擦干手。文森特站到朱尔斯刚才的位置上洗手。

文森特: 那就只告诉他别大惊小怪的。看到马文时他有点儿慌里慌张。

朱尔斯: 设身处地为他想想。早上 8 点, 他刚睡醒, 对这事丝毫没心理准备。别忘了, 是我们惹的祸, 吉米是在帮忙。

文森特洗完手, 拿条白毛巾擦手。

文森特: 若是这样帮忙的话, 不帮也罢。

文森特擦完手, 毛巾被染成红色。

朱尔斯: 你怎么用的毛巾?

文森特: 我就擦了擦手。

朱尔斯: 你该先洗洗。

文森特: 你看见我洗了。

朱尔斯: 我看到你湿了湿手。

文森特: 我洗了。血真的很难洗掉。如

果他有肥皂,可能会洗得干净点儿。

朱尔斯:我们用的同一块肥皂,我擦完手毛巾就没那样。去它妈的,谁在乎?可这样会把事情越搞越糟。要是他看到毛巾成了这模样……我告诉你,文森特,你最好冷静些。我不想因为你和吉米扯不清……我这不是跟你过不去,我一直尊重你,只是你别逼我。

文森特:朱尔斯,你要是一直都这么好声好气的,我没什么好说的。他是你的朋友,你来处理。

72 内景 吉米家的厨房一早上

有三个人站在吉米家的厨房里,每人都端着一杯咖啡。他们分别是朱尔斯,文森特和吉米。吉米不到30岁,穿件浴袍。

朱尔斯:噢,吉米,味道真不赖。对我和文森特来说,能有咖啡喝就算不错了。你还这样款待我们。这是什么口味的?

吉米:住嘴吧,朱尔斯。

朱尔斯:怎么?

吉米:我可从来不买便宜货,少巴结我。我可不需要你来告诉我咖啡多好喝,咖啡是我买的,我知道它有多好喝。要是邦尼去买,她只会买一堆垃圾。我买讲究的、昂贵的咖啡,因为我不仅是喝,还要品尝。但现在我关心的不是我厨房里的咖啡,而是我车库里的死黑鬼。

朱尔斯:吉米——

吉米:——听我说,我来问你个问题,朱尔斯。你驾车来时,看到门外“黑人殓尸房”的指示牌了吗?

朱尔斯刚要张嘴——

吉米:——回答我。我看到我家门外挂着“黑人殓尸房”的指示牌了吗?

朱尔斯(很配合地回答):没看见。

吉米:你知道为什么没看见吗?

朱尔斯:为什么?

吉米:因为给黑人殓尸不关我事!

朱尔斯(冲他大叫):吉米!

吉米:——我不管了!你们难道不知道,若是邦尼下班回来,发现家里有死尸,那她非得跟我离婚。根本不用找律师,也没必要分居——直接离婚。我可不想他妈的离婚。我再也不想因为这些破事和邦尼争吵,上次争吵是最后一次。我真的很想帮你,朱尔斯,真的。但我不想为此而失去邦尼。

朱尔斯:吉米——

吉米:——别吉米前吉米后的,我做不了主。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牢记着我爱我的妻子。她现在正在医院上夜班,一个半小时之内就会回来。去打电话叫你们的人来,赶快把那尸体弄走。

朱尔斯:我正要打电话。我们不想给你添麻烦,只要我们的人一来我们就走。

吉米穿过屋子,往外走。

朱尔斯(在他身后叫道):你够朋友,吉米,是个好哥们儿!

吉米(自语道):对,对,对,对,对。我确实够哥们儿,好哥们儿,坏丈夫,很快就是光棍儿了。(抬头看见文森特)你他妈是谁?

文森特:我叫文森特。太感谢你了,吉米。

两个人都笑起来。

吉米:算了算了。

73. 内景 马塞勒斯家的餐厅一早上

马塞勒斯坐在餐桌旁,穿件舒适的大浴袍,一边吃丰盛的早餐,一边打电话。

马塞勒斯:……那好,若是她回家,你想她会做何反应?(停顿)不能让她激动,好好地跟她解释。你认识她,我又不认识。能有多糟,是不可收拾了还是小麻烦?

74. 内景 吉米的卧室一早上

朱尔斯在吉米的卧室里走来走去,手里握着话简。

朱尔斯:你根本不知道邦尼多么容易激动。要是她辛辛苦苦下班回来,却发现一帮匪徒在她的厨房里,谁知道她会做何反应?

马塞勒斯:我想弄清事情糟到什么样。

朱尔斯:有希望挽回,但也不敢保证。

马塞勒斯:为什么有希望又不敢保证?

朱尔斯:因为要是既有内驱力又有外动力的话,你知道,我会干得很漂亮。但实际上,内力和外力并不总是同时具备。因为得由你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得由你来把我们带到安全地带。我和我的朋友,还有他的妻子,再加上你的手下文森特,假如我们都陷进这个麻烦,那我可好受不了。

马塞勒斯:我明白了,朱尔斯。让我仔细想想你这个“假如”。

朱尔斯:我想听的可不是他妈的“假如”。我希望你告诉我的是:“你不会有麻烦的,朱尔斯。我正在办这事。回去把那黑鬼弄出来,然后等救兵来,很快就到。”

马塞勒斯:你不会有麻烦的,朱尔斯。我正在办这事。回去把那黑鬼弄出来,然后等沃尔夫来,他很快就到。

朱尔斯:派沃尔夫来?

马塞勒斯:感觉好些了?

朱尔斯:去你的黑鬼,你早该这么说。

75. 内景 旅馆套间一早上

旅馆套间,摄影机在套间卧室内,透过卧室的门拍摄外面客厅的情况。我们看到穿黑色礼服的男人和穿奇特样式睡袍的女士,他们坐在赌桌旁赌牌。镜头右转:穿着黑色礼服的温斯顿·沃尔夫,也就是“狼”,坐在床上,手持电话,背对我们。

沃尔夫正在一张便笺纸上摘记电话内容。

沃尔夫(对着话筒):她是那种歇斯底里的人?(停顿)她什么时候回来?(记录)再说一遍他们的名字?(记录)朱尔斯……

我们看到他写的便条。内容是:

1265 号河边私人车道

托路卡湖

一具尸体(无头)

血染的汽车

朱尔斯(黑人)

沃尔夫:……文森特……吉米……邦尼
他写道:

文森特(迪安·马丁)

吉米(房主)

邦尼(9:30)

沃尔夫:10 点半左右我给你打电话。车程大约半小时,我 10 分钟后到。

他挂上电话。自始至终我们没看到他的脸。(切入)

76. 外景 吉米住处旁的街道一早上

一辆银色保时捷汽车呼啸着转过弯来驶向吉米家。保时捷汽车以 135 公里的速度轻松行驶,停在吉米家门前。

一只带戒指的手指按门铃:“叮咚”。

77. 内景 吉米的住处一早上

吉米打开门。门口站着穿黑色礼服的男人,他低头看便笺,然后抬起脸来看着吉米。

沃尔夫:你是吉米吧?这是你家?

吉米:是。

沃尔夫(伸出手):我是温斯顿·沃尔夫,来解决问题的。

吉米:太好了,我们刚好碰到麻烦。

沃尔夫:我向你转达华莱士先生对你的感谢。我向你保证,吉米,能得到华莱士先生的感谢可不容易。

餐厅里,朱尔斯和文森特站起来。

沃尔夫:你一定是朱尔斯,你就是文森特。我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如果没弄错,时间刚刚够用,对吗,吉米?

吉米:很对。

沃尔夫:你妻子,邦尼……(指着手里的便条)……9:30 回来,对吗?

吉米:是的。

沃尔夫:我被告知,如果她回来看到这些,就有些不妙了。

吉米:她不会看见的。

沃尔夫:我们只有 40 分钟时间把尸体搬走,若照我说的做,时间很充足。现在带我去看看那无头尸。

78 内景 吉米的车库一早上

站在旁边。他一言不发,打开车门,检查里面的情况。

沃尔夫:吉米?

吉米:什么事?

沃尔夫:帮个忙好吗?我闻到咖啡的香味了,给我来一杯,好吗?

吉米:当然可以,要什么样的?

沃尔夫:多加点儿奶,多加点儿糖。

吉米走出去。沃尔夫继续检查。

沃尔夫:这辆车的性能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减低引擎转速力会不会停转,噪音大不大,烟多不多,汽油足吗,一切正常吗?

朱尔斯:看外表就知道这车很不俗。

沃尔夫:你保证?那别在半道上让我发现它有问题。

朱尔斯:喂,我说,我只知道这是他妈的一流儿好车。

沃尔夫:好极了,回厨房吧。

79 内景 厨房一早上

吉米递给沃尔夫一杯咖啡。

沃尔夫:谢谢,吉米。

他喝了一口咖啡,然后按照他的计划,向另外三人安排行动步骤。

沃尔夫:首先,你们两个(意思是朱尔斯和文森特)把尸体放到后备箱里。吉米,你的家看起来经常打扫。我想,在车库里或者洗手池下一定有些清洁用品,或这一类的东

西,没错吧?

吉米:啊,没错,洗手池下有。

沃尔夫:好的。我要你们俩做的是:拿着这些清洁用品去把车里打扫干净。要快,赶快,尽快。得把后座上的血和脑浆清理干净。要不留痕迹。然后擦净车座套。还要清理座位下的弹簧,不用试它的弹力,也不必拆除。只需套上件新座套。真正需要下功夫弄的是那些一团糟的地方。要彻底清除血污。车窗也是清除重点,用 windex 好好擦洗干净。吉米,我们到你的储物间去,我需要毯子,棉被,床单之类的东西。越黑越厚的越好。不要白色的,不能用白色。车子里面得做一番掩饰。前座,后座,还有地板都铺上被子和毯子。如果被警察截住,仔细盘问的话,恐怕免不了露馅儿。不过,一般说来看不出这车有什么异样。吉米——带路,你们俩——动手吧。

沃尔夫和吉米转身朝卧室走去,留下文森特和朱尔斯站在厨房里。

文森特(在他身后喊道):连句客气话都没有。

沃尔夫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沃尔夫:你说什么?

文森特:我说连句客气话都没有。

沃尔夫朝他迈了一步。

沃尔夫:再说一遍,混蛋。我来这儿不是说什么客气话,我来这儿是告诉你该干什么。如果自卫是你的本能的话,你最好他妈的快动手去干。我来这儿是帮忙。如果你不需要,那祝你走运,先生。

朱尔斯:不是那个意思,沃尔夫先生。很感激你的帮助。

文森特: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对我发号施令。

沃尔夫:如果我对你有所不周,那是因为时间紧迫。我想得快,说得快,也希望

们行动快,如果你们还想脱身的话。好吧,我诚心邀请你们去清理那讨厌的车。

80. 内景 吉米的卧室一早上

吉米正在收集所有的床单,被子和棉布制品。沃尔夫在打电话。

沃尔夫(对着电话):是辆1974年的雪佛兰新星。(停顿)白色。(停顿)除了车里一团糟,其他都正常。(停顿)大约20分钟。(停顿)不会有人出错的。(停顿)你真是好人,乔。再见。(他看着吉米)进展如何,吉米?

吉米拿着床单之类的东西走过来——

吉米:沃尔夫先生,希望你能明白——

沃尔夫:——温斯顿,吉米,请叫我温斯顿。

吉米:希望你能明白,温斯顿。我想帮你们,但是这是我最好的床具。是加纳叔叔和嘉丽婶婶送给我的结婚礼物,他们已经不在了——

沃尔夫:我问个问题,你不会介意吧?

吉米:当然不会。

沃尔夫:你加纳叔叔和嘉丽婶婶都是富翁吗?

吉米:不是。

沃尔夫:可你的马塞勒斯叔叔是。我敢肯定,如果加纳叔叔和嘉丽婶婶是百万富翁的话,他们肯定奉送你全套卧室装修,马塞勒斯叔叔就很乐意这么做。(掏出一摞钞票)我喜欢橡木的,我的卧室就是橡木的。你呢,吉米,喜欢橡木吗?

吉米:橡木不错。

81. 内景 车库一早上

朱尔斯和文森特都在车里擦洗。文森特在前座洗车窗,朱尔斯在后座一点儿一点儿地清理脑浆。两人身上都沾满比刚才多得多的血污。

朱尔斯:这事儿我决不原谅你。真他妈

的让人恶心!

文森特:你没听说过这样的原理吗:人一旦承认一次错误,他就会立即原谅自己犯过的一切错误。

朱尔斯:听着,别跟我扯淡!说这话的人决不会因为你的愚蠢而被迫亲手收拾零七八碎的脑浆。

文森特:我受够了,朱尔斯。我可不想受这种虐待。可你却能忍受。我是来跑车的,你却让我清理血污。你的忍耐力真令人敬佩。知道吗,开辆被血弄脏过的跑车是很危险的。真让人做呕。

朱尔斯:你想吐?我早快气炸了!每碰一下这些脑浆,我就要爆炸一次。我他妈的在后座上干什么?你才该来收拾这东西。我们换换。我来洗窗子,你来收拾这死鬼的脑浆。

82. 内景 雪佛兰新星车一早上

车子打扫一新,铺上了床单和被子。信不信由你,那辆像轻便屠宰场的车已被彻底改头换面。

沃尔夫围着车仔细查看。

朱尔斯和文森特站在旁边,他们的衣服被血污染得一团糟,不过两人都带着骄傲的神情,自以为干得很出色。

沃尔夫:干得不错,先生们。我们可以逃过一劫了。

吉米: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刚才那辆车。

沃尔夫:千万别高兴那么早。第一步已经完成,清洗汽车,接着第二步,清洗你们两个。

83. 外景 吉米家的后院一早上

朱尔斯和文森特肩并肩站在吉米家的后院里,身穿沾满血迹的脏衣服。吉米拿着一个又大又结实的塑料垃圾袋,沃尔夫则手持一根带喷水枪的浇花软管。



沃尔夫:脱衣服。

文森特:脱光吗?

沃尔夫:一丝不挂。

趁他们脱衣服的当儿,沃尔夫抽了支烟。

沃尔夫:快点儿,先生们,再过15分钟吉米的妻子就回来了。

朱尔斯:今早的空气真差劲。

文森特:你肯定这么做很有必要吗?

沃尔夫:知道你们俩像什么样子吗?

文森特:什么样?

沃尔夫:像刚杀了人的凶犯。脱下血衣很必要。把衣服仍进吉米的垃圾袋里。

朱尔斯:听着吉米,千万别干蠢事,别把这些放在你家门口,等拣垃圾的来拾走。

沃尔夫:别担心,我们带走。吉米,肥皂。

吉米把肥皂递给那两个赤身裸体的人。

沃尔夫:好了,先生们,我肯定你们都去过乡下。再尝尝那滋味吧。

他打开开关,水喷射而出,射在两人身上。

朱尔斯:妈的,这水真他妈凉!

沃尔夫:比我好得多呢,先生们。

两人冻得哆哆嗦嗦,上下擦洗着。

沃尔夫:别不敢用肥皂,全身都抹上。

沃尔夫关掉水管,扔到地上。

沃尔夫:给他们毛巾。

吉米扔给他们一人一条毛巾,两人急匆匆地浑身擦着。

沃尔夫:干了,给他们衣服。

吉米:好了伙计们,一样大小,一样款式的,运动短裤,一件红的,一件白的。两件特大号圆领衫。一件是圣诞老人的,一件写着“我和傻瓜在一起”。

朱尔斯:我要那件“我和傻瓜在一起”。

(淡出 淡入)

84. 朱尔斯和文森特

穿着圆领衫和运动裤。看上去与他们第一次露面时西装革履的样子判若两样。

沃尔夫:非常好。非常好。比预想的还好。你们俩像……像什么?吉米?

吉米:街头流氓。他们像一对街头流氓。

沃尔夫和吉米大笑。

朱尔斯:笑,笑,笑。是你的衣服,妈的。

吉米:我猜你刚知道怎么穿这衣服。

朱尔斯:是的,我们可不是穿街头流氓衣服的专家,你才是。

沃尔夫:行了,先生们,再笑就要进监狱了。别让我再求你们了。

他们穿过房间去车库。

吉米:等等,离开前我想给你们拍张照片。

朱尔斯:吉米,你忘了你妻子就要回来?

吉米:马上就好。

文森特:我不喜欢拍狗屁照片。

吉米：对不起，这是我家，我说了算。

85 内景 吉米家的车库一早上

垃圾袋被扔进汽车后备箱，压在马文的尸体上。沃尔夫“砰”地关上后备箱。

沃尔夫：先生们，我们先小人后君子。现在我们要去魔鬼乔的拖车场。魔鬼乔和他女儿很同情我们的困境。拖车场在北好莱坞，过几个路口就到了。我们得上好莱坞大路。我开那辆伪装过的车，朱尔斯和我一辆车。文森特，你开我的保时捷跟在后面。经过约翰劳斯路时，任何人都不准轻举妄动，除非有我的指示。（对朱尔斯）我说什么？

朱尔斯：不准轻举妄动，除非——

沃尔夫：除非什么？

朱尔斯：除非你先做指示。

沃尔夫：这样才像真正的非凡之士。

（对文森特）你怎么样，能不激动吗？

文森特：我会保持冷静的，沃尔夫先生。我的枪走了火，不是故意的。

沃尔夫：好极了。（他把车钥匙扔给文森特）我可是开快车的，跟上了。要是撞坏我的车，魔鬼乔就得处理两具尸体了。

朱尔斯：为什么开那么快？

沃尔夫：因为开快很有趣。

朱尔斯和文森特大笑。

沃尔夫：动身吧。

吉米拿着相机走出门来。

吉米：等等，我想拍张照片。

朱尔斯：我们没时间了。

吉米：拍张照的时间还是有的。你和文森特站一起。

朱尔斯和文森特并排站着。

吉米：好了，互相搂着肩膀。

两人互相看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绽出微笑。他们互相搂着肩膀。

吉米：喂，温斯顿，到这儿来。

沃尔夫：我不是模特。

吉米：你刚才那么沉着，真不敢相信你现在这样对我。这是我惟一的请求。

朱尔斯和文森特：来吧，沃尔夫先生。

沃尔夫：好吧，拍一张就走。

镜头慢慢推向照相机，只剩照相机在镜头中。

吉米（画外）：大家说“百事”。

朱尔斯（画外）：我他妈不会说“百事”。

吉米（画外）：笑笑，温斯顿。

沃尔夫：我照相从来不笑。

相机按了快门，银幕闪成白色。

照片在白色银幕上淡入。

照片上的朱尔斯和文森特，他们互相搂着肩膀，接着是吉米，他的胳膊搂着沃尔夫的肩膀。大家都笑着，除了那个温斯顿。

86. 内景 魔鬼乔的拖车场一早上

温斯顿点出三千块钱，给一个穿着脏圆领衫的老头儿，他就是魔鬼乔。这是乔的办公室，与地球上任何一个拖车厂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又脏又乱。

魔鬼乔：还是那句老话，有买卖尽管拿来。

魔鬼乔：告诉你吧，如果需要，我会免费处理尸块。

温斯顿：再优惠些怎么样，以处理尸块的价格来处理整尸？

两人大笑。

魔鬼乔：这个么，我得跟会计师商量一下。

温斯顿：你那无赖女儿呢？

魔鬼乔：在外边院子里，别指望她学好儿。

87. 外景 魔鬼乔的拖车场一早上

温斯顿走出来，身旁是魔鬼乔的女儿拉奎尔。两人搂着腰步调一致地穿过院子。

拉奎尔：你好，亲爱的！

温斯顿:你好,亲爱的!我发誓,我真的很伤心,乔应该把这儿的名字改成“美女与野兽”拖车场。

拉奎尔:这是偏见,你太爱我了。

温斯顿:是我心虚。

拉奎尔:事情处理完了,该去高兴高兴。

温斯顿:是该高兴高兴,该睡一觉。

拉奎尔:“老狼中心”论。

温斯顿:你不同意?

拉奎尔:坚决不同意。

温斯顿:你想怎样?

拉奎尔:我想你带我出去吃早餐。

温斯顿:噢,你想错了。

拉奎尔:这不公平!真弄不懂你。

温斯顿:拉奎尔,我一整夜都没睡。我需要睡一觉。你知道睡觉是什么吗?

拉奎尔:知道,睡觉就是你带我吃完早餐后做的事。你得习惯这儿的规矩,跟魔鬼乔的拖车场做生意,代价就是满足我的要求。

温斯顿:拉奎尔——

拉奎尔:我们好久没见了,我想你,我们去吃早餐。就这么定了,走吧。

他们走出拖车场。朱尔斯和文森特正站在温斯顿的车旁等着。

朱尔斯:办妥了吗?

温斯顿:就像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

朱尔斯和文森特相互击掌。

朱尔斯:很抱歉给你添麻烦。

文森特:我弄糟的这一切你都摆平了。

拉奎尔(对温斯顿):他们有时间吗?

温斯顿:嗨,这是拉奎尔。这儿的一切将来属于她。

拉奎尔(对朱尔斯和文森特):嗨。若是演《我侦察:动作片》,你们俩,我看一定很棒。你们怎么穿成这样?去打排球吗?

温斯顿大笑,朱尔斯和文森特有口难

辩。

温斯顿:我要带小姐去吃早餐。也许能搭你们一程。你们住哪儿?

文森特:雷东诺海岸。

朱尔斯:音五得。

温斯顿抓过朱尔斯的手腕,模仿影片《死亡地带》里的催眠状态。

温斯顿(充满痛苦的):你们的未来:我看见……去坐出租车。(表演结束)抱歉,搬回市区吧。(对拉奎尔)说再见,拉奎尔。

拉奎尔:再见,温斯顿。

温斯顿:后会有期,别再惹麻烦,小子(转身离去)。

朱尔斯:沃尔夫先生。(伸出手)我很荣幸,您精明能干。

沃尔夫笑了——

温斯顿:叫我温斯顿。

他转身而去,与拉奎尔一边上车同时还开着玩笑。

温斯顿:听见了吗,年轻人?尊敬。从他们两个大怪物身上能学到不少。尊敬长辈是种好品质。

拉奎尔:我有性格。

温斯顿:有性格的人并不代表有品质。

拉奎尔:哦,你真是有趣,实在太有趣了。

保时捷如离弦之箭奔驰而去。

剩下的两个人互相对视——

朱尔斯:一起叫辆出租车?

文森特:我想去吃点儿早点。一起去,怎么样?

朱尔斯:好吧。

88. 内景 咖啡店一早上

朱尔斯和文森特单独坐在一起。文森特面前摆着一大摞薄饼和香肠,吃得津津有味。朱尔斯却不然,只有一杯咖啡,一块小松饼。他似乎陷入沉思。侍者给他们加满

饮料。

文森特:非常感谢。(对朱尔斯,他在侍弄咖啡)吃香肠吗?

朱尔斯:不要,我不吃猪肉。

文森特:你是犹太人?

朱尔斯:我不是犹太人,只是不喜欢猪罢了。

文森特:为什么?

朱尔斯:他们属于污秽的动物,我不吃污秽的动物。

文森特:香肠味道不错。猪排味道也不错。

朱尔斯:阴沟里的老鼠可能和南瓜饼一样香。但我永远不会知道它的味道,即使它真那么香我也不会吃那肮脏的烂东西。猪在大粪里吃喝睡觉,是种污秽的动物。别想让我吃那些连自己的粪便都不在乎的东西。

文森特:狗肉呢?狗也吃自己的粪便。

朱尔斯:我也不吃狗肉。

文森特:噢,那你认为狗也是污秽的动物吗?

朱尔斯:我还不至于把狗当作污秽的动物,不过狗确实很脏。但狗具有人性。而人性是有益的。

文森特:照你这么说,如果猪稍有人性,它就不是污秽的动物了?

朱尔斯:我们根本没必要谈论什么他妈的猪。

两人大笑。

文森特:还好,你总算振作起来了。你刚才坐在那儿,沉闷得要命。

朱尔斯:我刚才在想事情。

文森特(满嘴吃食):想什么?

朱尔斯:我们亲历的奇迹。

文森特:是你亲历的奇迹。我亲历的是个恐怖巧合。

朱尔斯:你知道什么是奇迹吗?

文森特:神的举动。

朱尔斯:什么是神的举动?

文森特:我猜是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对不起,朱尔斯,我认为今天早上的事情不是这样。

朱尔斯:你没有清楚地了解这件事,文森特。你错误地判断了这件事。这件事没什么含义,可能是神挡住了子弹,他把可口可乐变成百事可乐,他发现了我的车钥匙。你不能用功利的眼光来判断这类事。是不是神制造了这个奇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感到神的存在,神参与了这件事。

文森特:那是为什么?

朱尔斯:这也是我他妈的疑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不能回去睡觉。

文森特:你是认真的吗,真的洗手不干了吗?

朱尔斯:这种生活,当然不干了。

文森特吃了口东西,朱尔斯吸了口咖啡。背景中,我们看到有个顾客在招呼侍者——

顾客:加森!咖啡!

我们认出这个人,是在开场时南瓜仔和小兔子之中的南瓜仔。

文森特:真的退出这种生活,那你准备去干什么?

朱尔斯:我正坐在这儿想呢。首先,我要告诉马塞勒斯这件事。然后,基本上,我打算云游四方。

文森特:什么意思,云游四方?

朱尔斯:就是像“功夫”片中的凯恩那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处交友和历险。

文森特:你打算云游多长时间?

朱尔斯:直到神让我找到他让我停留的地方。

文森特:如果他不让你停下呢?

朱尔斯:如要耗尽一生,我将云游一生。

文森特:就是说你决定做乞丐?

朱尔斯:我还是朱尔斯,文森特——这不会改变的。

文森特:不,朱尔斯,那跟外边那些叫花子没什么区别。他们像一帮讨厌的白痴一样到处游荡,睡在垃圾袋里,吃别人扔掉的东西,连狗都不尿他们。他们自得其名,被叫做乞丐。没工作,没住所,没有法定监护人,那就是你的理想——他妈的乞丐!

朱尔斯:瞧,这就是我和你的不同之处——

文森特:那种事是罕见的——这毫无疑问——但是并不像水掺在酒里难以分辨。

朱尔斯:别管什么样的都能分辨,文森特。

文森特:别他妈那样跟我说话!

朱尔斯:如果你觉着我的答案很可怕,文森特,你就应该停止问恐怖的问题。

文森特:你什么时候做的决定——刚才吃松饼的时候吗?

朱尔斯:是的。我边喝咖啡,边吃松饼,边回想刚才的一幕,就像醉汉清醒过来的那一刻。

文森特:我要去大便。回来再说。

文森特到盥洗室。

朱尔斯,独自一人,咬了一大口松饼,接着……南瓜仔和小兔子举枪站起来。

南瓜仔:大家镇静,这是抢劫!

小兔子:谁敢动一下,我就不客气!明白?!

朱尔斯抬头看着,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桌子下面,朱尔斯的手移向手枪。他掏出他的点45口径自动枪,子弹上膛。

南瓜仔:顾客都坐着别动,侍者趴到地上。

小兔子:照说的做!敢动打死你,敢动

他妈的打死你!

南瓜仔闪电一样冲到厨房。小兔子不停地喊叫威胁,令顾客心惊胆战。

南瓜仔:厨房里的墨西哥人,都出来!

三个厨师和两个驾驶员从厨房走出来。

南瓜仔:趴在地上,否则煮了你们,听明白了吗?

他们照做。胖经理开口说话——

经理:我是这儿的经理,好商量,有事好商量——

南瓜仔朝他走去。

南瓜仔:你想找麻烦?

他走到经理面前,把枪紧顶在他的脖子上——

南瓜仔:说什么?说要给我们找麻烦?

经理:不,不是。我不想给你们找任何麻烦!

南瓜仔:谁知道,小兔子,他在我这儿充英雄!

小兔子:别管他。毙了他!

顾客尖叫起来。朱尔斯冷静地看着这一切,手在桌下紧紧地握着手枪。

经理:别这样。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个咖啡店经理。这儿的東西你随便拿。

南瓜仔:让他们配合,很快没事。

经理:大家冷静,照他们说的做,很快就没事了!

南瓜仔:干的不错,你他妈趴地上去。

89. 内景 咖啡店洗手间一早上

文森特,蹲在马桶上,看他的书《谦恭的布莱兹》。与外面的混乱场面毫不相干。

90. 内景 咖啡店一早上

收银机被打开。南瓜仔把里面的钱塞进口袋。然后提着垃圾袋从柜台后走出来。

南瓜仔:好了,大家听着,我去收你们的钱包。不要讲话,只要把钱包扔进袋子里。听清楚了吗?

南瓜仔四处走动收钱包。朱尔斯坐着，桌上的枪随时准备扣动扳机。

南瓜仔注意到朱尔斯，手拿钱包，身旁有个公事包。南瓜仔径直走过去，语气尊敬得多，态度和缓。

南瓜仔：扔进袋里。

朱尔斯的钱包扔进袋里。南瓜仔把枪当成指挥棒，指向公事包。

南瓜仔：里面是什么？

朱尔斯：我老板的脏衣服。

南瓜仔：你老板让你洗衣服？

朱尔斯：他让我送到洗衣店。

南瓜仔：这份差事不好干啊。

朱尔斯：巧了，我也这么想。

南瓜仔：打开。

朱尔斯闲着的那只手按在公事包上。

朱尔斯：恐怕不行。

回答出乎南瓜仔意料。他瞄准朱尔斯的脑袋，拉上枪膛。

南瓜仔：我没听见你的话。

朱尔斯：不，你听见了。

这场交易悄然进行，没人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但小兔子觉察到有些异样。

小兔子：发生什么事？

南瓜仔：看来我们中间有保安委员。

小兔子：开枪射他！

朱尔斯：我不是吓唬你，这可不是第一次有人拿枪对着我。

南瓜仔：你不打开箱子，这就会成为最后一次。

经理(趴在地上)：别惹麻烦，你会送了我们的命！给他想要的，让他们离开这儿。

朱尔斯：闭上你的臭嘴，胖子，关你的屁事！

南瓜仔：我数三下，要是你还不把手拿开，我就开枪打死你！他妈的！听明白了？一……

朱尔斯闭上眼睛。

南瓜仔：……二……

朱尔斯向南瓜仔开了两枪，子弹穿过桌子，将南瓜仔射倒在地。朱尔斯原地不动，迅速转向小兔子，她瞄准朱尔斯，但南瓜仔的被打中削弱了她的气势。朱尔斯开了三枪。

小兔子胸部中了三枪。她尖叫着倒下，还疯狂地射击，子弹打中一名顾客。

顾客：她打中了我！我要死了！快跑！快跑！

朱尔斯把枪顶在南瓜仔的脸上。南瓜仔被射倒在朱尔斯的脚边。他看着朱尔斯的枪。

朱尔斯：你找错人了，林戈。

朱尔斯冲着镜头开火，画面在枪火中隐去。

朱尔斯的眼睛，仍然闭着，突然睁开。

南瓜仔还站在那儿，用枪指着她。

南瓜仔：……三。

朱尔斯：你赢了。(抬起手)都是你的了，林戈。

南瓜仔：打开。

朱尔斯打开锁，掀开箱子，露出里面的东西给南瓜仔看，但我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箱子里放出光芒。南瓜仔显出惊讶的表情。小兔子，在房间另一头，她也看不到箱子里的东西。

小兔子：是什么？是什么？

南瓜仔(轻声地)：是我所想的吗？

朱尔斯(点点头)：是的。

南瓜仔：太美了。

朱尔斯(点点头)：是的。

小兔子：到底是什么？

朱尔斯“砰”地关上箱子，舒适地倚在座位上，好像把箱子拱手相让。南瓜仔得意地笑着，弯腰去提箱子。

朱尔斯闲着的那只手像响尾蛇一般,猛地攫住南瓜仔持枪的手,砰然摁在桌上。他又伸出藏在桌下的手,枪管直顶南瓜仔的下颌。

小兔子被激怒,冲朱尔斯挥舞着手里的枪——

小兔子:放他走!放他走!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会送命的,你会送掉你的狗命!

朱尔斯(对南瓜仔):让那婊子镇静!快说,让那婊子镇静!快说,让那婊子镇静!

南瓜仔:闭嘴,亲爱的!

小兔子:放他走!

朱尔斯(轻声地):告诉她一切都会没事的。

南瓜仔:我没事儿。

朱尔斯:向她保证。

南瓜仔:我保证。

朱尔斯:让她闭嘴。

南瓜仔:别嚷嚷。

朱尔斯:她叫什么名字?

南瓜仔:约兰达。

在下面的对话中,朱尔斯没瞧过约兰达一眼,始终盯着南瓜仔——

朱尔斯(对约兰达):我们能都冷静一下吗?我们都不想做傻事,是不是?

约兰达(哭泣):不要伤害他。

朱尔斯:没有谁想伤害别人。我们像三个方司。方司是什么样子?

没有回答。

朱尔斯:说吧,约兰达,方司是什么样子?

约兰达(眼含泪水,不敢确定):冷静的?

朱尔斯:对极了!我们就要那样子,我们要冷静。(对南瓜仔)我数三下,放下你的枪,手放到桌上。这一切都要冷静。准备好了吗?

南瓜仔注视着朱尔斯。

朱尔斯:一……二……三。

南瓜仔仍掉枪,双手放到桌上。约兰达坚持不下去了。

约兰达:该放他走了!

朱尔斯:约兰达,我以为你会冷静。你的喊叫让我紧张。我一紧张就害怕。一他妈害怕就走火。

约兰达(口气缓和):你要知道:敢动他,就叫你死。

朱尔斯:看来情况是那样,但我不想那样,你也不想那样,林戈也不想。所以我们来看看该怎么办。(对林戈)情况是这样,要在平时我早把你们俩干掉了,但是碰巧我刚想退隐江湖。我不想杀你们,我想帮你们。不过这箱子恐怕不能给你。它不是我的。而且,这一早上,我因为这箱子经历了太多的事,不能轻易把它给你。

文森特(画外):这里怎么回事?

约兰达枪口转而指向这个陌生人。

文森特,站在洗手间旁,掏出枪,瞄准约兰达。

朱尔斯:冷静,文森特!冷静!别干傻事。约兰达,没事了,一切照旧。我们接着谈,(对南瓜仔)告诉她,我们很冷静。

南瓜仔:没事的,亲爱的,我们很冷静。

文森特(举起枪):到底怎么回事,朱尔斯?

朱尔斯:我能对付。我要你退后,不到万不得已别开枪。

文森特:好的。

朱尔斯:约兰达,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约兰达:我想小便!我想回家!

朱尔斯:再坚持一会儿,宝贝,你做的很好,林戈为你感到骄傲,我也是。就要结束了。(对南瓜仔)从袋子里找出我的钱包来。

南瓜仔:是哪个?

朱尔斯:那个上面写着混蛋的。

南瓜仔看着袋子里的钱包——确实有一个钱包上绣着“混蛋”的字样。



气。我从未怀疑过它的含义。我以为杀人时对被杀的人说这些是冷酷无情的。但是今天早晨发生的事令我重新理解这话的意义。我现在想,也许你是恶魔。我是那个正值的人。我的手枪,它是在暗中保护我的牧羊人。或者,你是那个正直的人,我是牧羊人,而邪恶自私的是这

朱尔斯:是我的混蛋。打开,把钱拿出来。有多少?

南瓜仔:大概一千五百块。

朱尔斯:装兜里,归你了。算上剩下的钱包,还有收银机里的,足以满载而归了。

文森特:朱尔斯,要是你给这劫匪一千五百块,我没法不开枪。

朱尔斯:你不要干傻事,退后,闭上你的嘴。另外,我不会把钱给他。我在买东西。想知道我买什么吗,林戈?

南瓜仔:买什么?

朱尔斯:你的命。我给你那钱是为了不用杀你。你读《圣经》吗?

南瓜仔:偶尔。

朱尔斯:里面有一篇我熟记在心,伊西吉第25章第17节:“正直者的道路被形形色色的自私鬼和暴徒包围。他有着仁慈的好心肠,是一个在黑暗山谷中的牧羊人。他虽诚恳,但他失去了他的弟兄,也失去了他的孩子。我只能用我的愤怒来还击那些毒害和毁灭我兄弟的人。你将会知道我就是神,当我的报复降临到你的身上。”这些年我一直念这段。如果你听懂了,那是你的福

这个世界。我喜欢这种解释。但是这并非事实。事实是你是弱者。我是残暴的恶魔。但是我在努力。我确实在努力成为牧羊人。

朱尔斯放下枪,把它放在桌上。

南瓜仔看看他,看看手里的钱,走向约兰达。她向后看了一眼。

攥着装满钱包的垃圾袋,两人跑出门去。

朱尔斯,自始至终坐在座位上,他吸了口咖啡。

朱尔斯(自语):凉了。

他把咖啡推到一边。

文森特来到朱尔斯身旁。

文森特:我想我们该离开了。

朱尔斯:是个好主意。

文森特扔下些钱在桌上,朱尔斯抓起公事包。

然后,在顾客、侍者、厨师、杂役还有经理,在他们所有人的惊诧之中,这两个公子哥儿——身穿圣诞老人和“我和傻瓜在一起”的圆领衫运动短裤,腰别点45口径自动枪——一言不发地一起走出咖啡店。

(完)